

此命





戰 爭

阿爾志綏夫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再版

原價 國幣六角

著作者 阿爾志綏夫

出版者 陳 荇 蓀

發行者 大光書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英譯本的引言

阿爾志跋綏夫(M. Artsybashev) 的生涯的大體事實，在他給他一個朋友的一封信裏可以看到。他生于一八七八年，在南俄的一個小都會裏。據氏姓和血系他是韃靼人，但，照他所說的，“不是純粹的家系，在我的血管裏有俄、法、喬其亞(Georgia)，和波蘭的血液。”他的有一個祖先是有名的波蘭革命者，珂修支珂(Kosciusko)。就是他的母系方面的曾祖父。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而且曾經在俄羅斯軍隊裏當過一個軍官。從一個最早的

年齡起，孩子就顯出了熱切的興趣。在繪畫裏，當他在十六歲的時候，他走出中學校，就因為要成爲一個藝術家的緣故。不久他便進一所藝術學校，可是貧窮却很有力量的證定了是成功的障壁。他因為要得幾個錢，便不得不給幾種小報畫些漫畫，或者寫點一種滑稽的短篇小說。在一九〇一年，他的第一篇小說，都瑪諾夫(Pasha T. mano.)，大著起了官場中的感動。基於一種真實的遭際，牠揭露了俄羅斯教育制度的有害。這篇小說由一家俄羅斯雜誌允許了刊佈，可是檢查官却不准把牠刊出來。雖然，照牠的作者所說，“那篇小說在我並不是沒有有益的結果的。牠引起了編者的注意；牠鼓勵我向前工作。牠擯棄了我的想成爲一個藝術家的迷夢，並且轉移了我的歸依到文學一邊去。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在現在，我還不能看着繪畫沒有情緒的。我比較字句更愛顏色。”

正在這時在俄羅斯出版了一份雜誌，有名的作家如安特列夫(А. Andreyev)，科布林(A. I. Kuprin)，和高爾基(M. Gorky)都是給這雜誌撰

稿的。編輯是密羅留潘夫(Mir'oliubov)，賴他阿爾志跋綏夫得到了他的最初的成功。使他成爲一個文人。密羅留潘夫請他做他的雜誌的副編輯，由於他的許多小說的刊佈便把他放到了文學的俄羅斯的厚待裏。一九〇三 阿爾志跋綏夫寫了莎寧(Sanin)，雖然在當時並不刊佈，直至後五年才印成。這書，作者所敘述着的是‘個人主義的辯護’，已被證定了是一種屬於感覺上的真實的作品。譯本已遍及於德，法，意，波希米亞(Bohemia)，保加利亞(Bulgaria)，匈牙利(Hungary)，丹麥，日本，以至英倫。

援引着他自己，阿爾志跋綏夫說：‘我是一個深刻的寫實主義者；一個託爾斯泰和陀思妥夫斯基派的學徒’又說：“我的長成是很強烈的受了託爾斯泰和陀思妥夫斯基的影響的，而契訶夫也差不多佔了幾乎很大的一部份。雷俄(Victor Hugo)和歌德(Goethe)也常在我的眼前。這五個姓氏便是我的先生和文學的導師的姓氏。”

在這本戲劇裏他一再顯出着是‘一個深刻的

寫實主義者’，雖然只是用很簡單的單純和繩範來寫了的。戰爭的不可言說的悲慘和恐怖，在這裏已給我們觸目驚心的描寫出了。

Percy Pinkerton

佈景：

春間的一天亮爽明媚的日子，隨處都有樹葉和花草。佈景現出着一家莊嚴的宅第，有着柱子的走廊。前面有一座寬暢的洋台，有石級可走下到花園裏去。洋台上有一張柳條編成的大椅子，花園裏的樹底下有一條長凳。從前面有一座圓的花床。後面有樹和一堵圍牆，牆有小門通街道。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忙着在從事灌溉，這時彼得伊凡諾維契正立起在他旁邊，吸着煙而看着。他頭上沒有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白亞麻布的外衣。

.....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必須得把你的帽子戴上，彼得伊凡諾維契。要不然，你怕就要受涼了。

彼得伊凡諾維契

我怪暖熱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自然，怪暖熱的！要知道這種天氣是最靠不住。受涼正是在這種天氣裏的。我來叫加西亞把你的帽子拿來。

彼得伊凡諾維契

用不着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不理這話】加西亞！加西亞！

加 西 亞

什麼事，太太？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把你老爺的帽子拿來，再關照阿克辛娜叫她生起火來。

加 加 西

知道了，太太。

彼得伊凡諾維契

〔看着他的表〕我看這時似乎是喝咖啡的時候了。
你還要一息了麼？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現在什麼時候了？

彼得伊凡諾維契

十二點半。正好是這個時候。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我就來了。我決不可再忘記關照雪陀倫珂，叫他夜夜要把花澆水。那懶痞只是糾纏住加西亞，簡直一點事也不作。

加 西 亞

〔走下石級來〕老爺，你的帽子。

〔彼得接帽。〕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華雷迪密爾起來了麼？

加 西 亞

起來了，太太；他正在擦臉。太太，我可把咖啡
端整起來了麼？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好的。那麼你就在食桌旁邊尋一塊乾淨的檯
布，可是當心別弄髒了！你做事人家正也料不定會
做出點什麼來的。

加 西 亞

知道了，太太。

彼得伊凡諾維契

〔慢慢的戴上帽子〕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可愛的春天
已經有好久了。去年，在這時，還是很冷的呢。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別只是胡說亂道！去年也正是一樣的暖和的。哦，那是五月裏呀！

彼得伊凡諾維契

我分明記得在去年五月十日我到外面去的時候，我還穿外套呢。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瞎說！因為第一你就並沒曾到外面去。這全都是沒有的事！

彼得伊凡諾維契

〔興奮的〕不錯，不錯。我還能好好地記得那日子呢！〔停了一會之後〕可是，一談到春天，我總不會忘記在一八七七年春間的時候，我們穿過了邊境……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不理他〕木犀草今年我連一朵也還沒有看見過。

彼得伊凡諾維契

〔高聲〕……當我們走上坦紐勃的時候……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呵，寧娜來了！〔寧娜出現在後面。〕也是穿一件薄薄的夏衣！你爲什麼要穿上這件夏衣呢？我要告訴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我要！

〔寧娜，身上穿着涼爽的夏衣，穿過洋台而坐下在最高的一級石級上。〕

寧 娜

媽媽，那麼你準要告訴他的呢，倘若你喜歡的話。你在講什麼，爸爸？

彼得伊凡諾維契

我正在說，就是在一八七七年，當我們穿過了

邊境的時候……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嫌厭的】呵！這樁舊案子我們已經聽的够了。

彼得伊凡諾維契

【發怒的】哦，我本來絕沒有要說的意思！只因爲
娜問我，我給她一個回答罷了……

寧 娜

【微笑着】爸爸，你不是要你的咖啡麼？

彼得伊凡諾維契

【一種和順的口吻】正是的！這正是我們喝咖啡的
時候。然而你再也不能把她拖開花床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我馬上就來了。

彼得伊凡諾維契

阿哈！你這個‘馬上’的意義，我早已就明白了的！〔向寧娜〕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還沒有來麼？

寧 娜

他即刻就會來的。

彼得伊凡諾維契

那麼，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生氣的〕曉得了！你去好了！我就來的。

彼得伊凡諾維契

〔向寧娜做了個手勢，當即向屋子走去〕叫她快些，寧娜，要不然，她就會一直弄到半夜裏的！〔退入屋內。〕

〔少停。沃爾迦繼續着他的灌溉。寧娜仍然坐在洋台上。〕

寧 娜

當我今朝朝上醒來的時候，我突然記起了我結婚到現在恰恰是三年了。可不是很奇怪的麼？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爲什麼奇怪的？

寧 娜

你知道當我初見到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的時候，我簡直不喜歡他；倘若在那個時候有什麼人告訴我，說我是要嫁給他的，我對於人家這一樁事的胡想，怕就只有一笑置之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那總是這樣的。

寧 娜

〔停了一會之後〕自然，在那個時候，我還只剛跨

出學堂，而且我還時常夢想着有樁非常的事情就要發生出來，不料果然，服龍納茲基皇子便時常獨自一個人來而向我求愛。我幾幾乎把我自己和他墮入在愛情裏，實祭，我覺得我只不過稍微愛他一點吧了。後來不久，華雷迪密爾卻不覺的使得我最初次覺得是這樣的一個真誠的，尋常的男子。於是那奇怪的事情便發生了，我開始嫌惡那皇子，而且我覺得華雷迪密爾是男子中間的最完美，最可愛的人！我是怎樣的一個蠢笨的姑娘呵！我怎樣的着急啊，因為你也許會察破出，我已經吻過了華雷迪密爾呢！因為無論什麼人要是知道了這，似乎口頭上說起來總是值得大驚小怪的！可是當所有的事情成功了的時候，就一點也不大驚小怪的了！大家都是極歡樂的！〔少停。〕阿，當真的！這些都是美妙的時候。我這生世裏怕再也不會有像那樣的時候了！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是美妙的麼？誰知道呢？將來還會有許多更好的事情哩。

寧 娜

不見得吧！那是萬不能夠的。那種時候全然是像一篇童話，一個夢呵！像這些那麼樣可愛的月夜，怕是永遠不會有的了！再也不會有的了！雖然我並不因此而不快樂，只是一想到一個人一生當中的最美妙的一部份，從此永遠的過去了，而且一切都從此再也不會，再也不會來了，怕總是不免要悽然的吧。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不能講這種話，寧娜。

寧 娜

哦！可是我再也不能做華雷迪密爾的新嫁娘了呵，難道還能夠的麼？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爽利的〕爲什麼定要是華雷迪密爾的呢？

寧 娜

〔驚訝的樣子〕媽媽！你竟是怎樣的妄誕不稽呵！
怕你祇不過是說來謔弄我的吧。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揶揄的樣子〕我一點也不妄誕不稽。還有比較那
更奇怪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呢。讓我告訴你。假設戰
爭宣告了，而華雷迪密爾被殺死了呢？你就要再嫁
了；嫁給另外的人。

寧 娜

呵！那是萬萬不能的！即使華雷迪密爾倘若真
的被殺死了，我也永遠不再嫁人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那就是人家大家所說的話，我的親愛的寧娜，
然而却並不就阻止她們再去嫁人，和再去生養小
孩的。

寧 娜

在我，這樣的一種思想是大逆不道的。一個人怎麼能夠好就此永遠忘去那過去的，尤其是倘若你所愛的男人已被殺死了的呢？那是太可怖了！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太可怖了，是的；但是你可曾想到跨進一座修道院裏去的那些寡婦麼？初時她們何嘗不悲戚而感到孤獨；可是後來她們也就忘記了。然而她們卻還不免在打算再嫁人的。

寧 娜

我可看不出那是當真必須得要再嫁的。再者倘若我到了這樣的境地，我就只不過飲恨牠便了。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那只不過是你的意想吧了。

寧 娜

不，不，那不是意想。無論什麼人，怎麼好能夠過兩回同樣的生活呢？雖然我也許會愛我的第二個丈夫，然而我卻要時常牢記着，比較着。不；那思想是萬不能夠的，很可怕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是全然沒有一點什麼可怕的。

寧 娜

不錯，是全然沒有一點什麼可怕的。可是在明白了愛情這樣東西是什麼之後，我覺得比較還不如死的好。要不然，生活便要似乎全然沒有意味和可厭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倘若我們大家都那樣的想，人生怕才真要不值得生活着的了。

寧 娜

或許並不會的吧。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就看我們兩個：彼得和我自己吧。我們已經一起過活了這許多年，現在我們都漸漸地老了，可是我卻的確並不要死。

寧 娜

不，你不明白的！那正是一樁極不相同的事。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只是意想吧了，我的親愛的寧娜！

寧 娜

是意想麼？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是的，現在那只不過是你的意想吧了。那是因爲你還沒有小孩的緣故；可是一到你有了小孩的時候，你就會還更定心起來而很壓足的。

寧 娜

〔難爲情的樣子〕我永遠不要什麼小孩。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爲什麼不要？

寧 娜

哦！我不喜歡小孩。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不喜歡他們，那是因爲你現在不會有了的緣故。當我年輕的時候，我也是像你一樣的想，對於小孩總是不感得興趣的。可是當我的親愛的塞辛加死了的時候，我幾幾乎要發狂了。

寧 娜

〔停了一會之後〕哦，哦，那自然總是很傷心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是的；很傷心的。然而我要你給身上再穿的暖
和一點，要不然，你就要受涼了。

寧 娜

媽媽，像這樣的天氣，我怎麼會受涼呢？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堅決的〕這種天氣正是頂容易受涼。

加 西 亞

〔自洋台上〕太太，老爺在叫你。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我就來了！我就來了！〔在她走進屋裏去的當兒，向寧

娜。]你當真必須得穿點別的什麼去，我的親愛的
寧娜！可要我關照加西亞把你的外衣拿來？

寧 娜

呵，媽媽，我願你別來惹厭我了吧！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惹厭你，自然！你也許就會很容易的受着涼，
而開始像生尼阿希門諾夫一樣的要咳嗽了！〔僧加
西亞出。〕

寧 娜

〔坐於陽光照射着的洋台上〕呵，那是怎樣的美麗呵！
〔把一雙手放在她頭的後面，懶洋洋地舒展着她自己，立起身來，一
再地望望那花園，於是便慢慢的走進屋裏去。〕

〔沈寂。陽光。鳥在樹上叫着。〕

〔亞雪安加卻洛凡和希門諾夫自後面花園的門進來。亞雪安
穿着一件單薄的衣服，手裏拿着一頂日傘。雖然天氣很暖，可是希
門諾夫卻還穿着一件學生的外套，緊緊的扣上着，在一個鈕釦上鈎

起着他的司的克。他手裏拿着亞雪安的書。]

希 們 諾 夫

伏洛迪安一定還在睡覺呢。

亞 雪 安

可是那是已經一點鐘了呵！

希 門 諾 夫

那在他全是一樣的。就去會他麼，你？我等在這裏，彼得伊凡諾維契會再三地把他的幾樁關於一八七七年之戰的舊事講來接待我的。

亞 雪 安

[笑着]好，那麼你就在這裏坐一會吧！橫直我不會長久的。[跨上石級退入屋內。]

[希門諾夫坐倒在長榻上而很利害的咳嗽着。]

希 門 諾 夫

〔自言自語着〕是的，我的孩子，那當真只不過是沒用的傢伙吧了。〔嘴裏作着噓噓聲，而用他的司的克敲着他的鞋子。〕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自街道入。〕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哈，希門尼古拉維奇！你在這裏做什麼？

希 門 諾 夫

沒有什麼。祝你好。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你好。哦，我們的那一千人在什麼地方？

希 門 諾 夫

我不知道。我們還只有剛才到這裏。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你進來麼？他們也許正在喝咖啡。

希 門 諾 夫

不，謝謝你。我還是站在這裏吧。我專是想着聽一八七七年之戰的故事。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哈！哈！你竟聽得這樣的有味。這樣，怕彼得伊凡諾維契已經給你聽的很吃力了吧？

希 門 諾 夫

〔帶着一種可怕的打諷的手勢〕我大可以說他確是已達到這地步了！那是絕對可以這樣說的！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彼得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你以為他是麼？好，你站在這裏，我去關照伏洛迪安。〔喊。〕雪陀倫珂！
〔退入屋內。〕

〔希門諾夫仍舊嘴裏噓噓着而敲着他的鞋子。〕

〔亞雪安很愉快的進來。〕

亞 雪 安

我對你說吧！伏洛迪安還只剛起床呢，真是懶骨頭！

希 門 諾 夫

〔傷心的〕真令人笑死呵！

亞 雪 安

〔驚訝的樣子〕你似乎是發怒了吧？

希 門 諾 夫

哦！不，我並不是發怒。只是很觸動着我，因為看到你在戀愛裏是怎樣的無望的呵。

亞 雪 安

〔尖刻的〕你知道什麼？

希 門 諾 夫

〔22〕

不錯，當一個少女正在沈入到大快樂裏去的時候，她的一個愛人給他自己睡的這樣的過度，看來也不過是一樁極平淡的事，那自然是當然的。一直睡到中午，我沒有別的話說，只不過稱牠是一種不好的習氣罷了。

亞 雪 安

〔生氣的樣子〕呵！你只不過因為他是那麼樣壯健的緣故而起嫉妒吧了。

希 門 諾 夫

〔痛喊的〕我實在忍不住要直呼你是個心硬的人了，亞歷山特拉伊凡諾夫娜！

亞 雪 安

請原諒我，生尼阿！我並不是要開罪你。請別恨窘我。

希 門 諾 夫

我並不恨窘你。你是說得不錯的。那只不過是嫉妒吧了。總之，誰不會要嫉妒呢？件件事情都是在含苞欲放的裏頭；隨處都是笑和快樂；而我却……就只有死！

亞 雪 安

生尼阿，你不應該那樣的說！

希 門 諾 夫

爲什麼不應該？那是實在的事情，我快要死了，那是歸結一切的一句話。

〔亞雪安在不出聲的同情裡凝視着他。〕

希 門 諾 夫

〔繼續着〕是的，這樣是自然的法則。你不能逃避牠。果然那是一種古怪的聰明法則，可是却是有牠的目的的。最可惡的就是這目的，真該咒罵的，因爲牠和一個人作起對來是那麼樣要命的！現在，總之，有個人不得不要死。倘若那不是我，那麼就是

別個人，可是我也不會得到極多的，即使我另外再活了二十年。

亞 雪 安

你爲什麼這樣的怨恨生活，生尼阿？

希 門 諾 夫

生活曾經有過什麼好的東西給了我，亞雪安？倘若我是像你的伏洛迪安一樣的強健，倘若有像你這樣的一個少女和我戀愛着，哦，那我也許會變成喜氣煥發的吧。可是……實際是如何的呵！〔帶着一種勉強的微笑。〕所以你應得要和我訂婚。你懂得麼？

亞 雪 安

別講沒意思的話了吧！〔在她的感亂的樣子裏，她開始用她的日傘在地上劃圓圈。〕

希 門 諾 夫

〔粗聲的〕是的；在你是沒意思的話……可是

在我卻……

亞 雪 安

是的；在你也是沒意思的話。

希 門 諾 夫

我和你不一樣的。在你的對於伏洛迪安的關係裏，我……

亞 雪 安

〔擋斷着〕第一，那關你什麼事呢？

希 門 諾 夫

〔傷心的〕哈！哈！自然關我什麼事！那確是關不着什麼的。可是現在却正是有些怪不應該的。

亞 雪 安

是什麼呢？

希 門 諾 夫

全是的。爲什麼有些東西要給一個人就不得不拒絕另一個人呢？請看着我，然後再看着伏洛迪安。他有煥發的強健；而且有戀愛和一切人生的快樂及希望在他的前途。正像一切強健的人，因爲他是那麼樣非常有生趣的，所以他很樂於生活，可是我呵，除去肺癆和一個很早的慘痛底死之外，前途就什麼也沒有。

亞 雪 安

不要絮絮叨叨在那上面，生尼阿！

希 門 諾 夫

你不能離開事實的，亞雪安。照我看來，你不要愛伏洛迪安，改愛我，那才是不錯的事呢。

亞 雪 安

又來了！你不是要爲這事累死了麼，生尼阿？

希 門 諾 夫

我早已經要累死了。可是那也正是一樣的。而且也許還會更其羅曼諦克的，倘若你能夠把你給伏洛迪安的一切的愛改來點飾我的生命的最後的日子。那麼結果是什麼呢？自然是結婚，小孩。

亞 雪 安

〔生氣的〕你現在又在說着沒意思的話了，你至多總是這樣無禮的，希門尼古拉伊維奇。

希 門 諾 夫

是，是，我知道我是無禮的！請原諒我，亞雪安。那在我是很難過的！

亞 雪 安

〔隱秘着她自己〕我並不動氣，只是你不該說像那樣的話。

〔沈寂。亞雪安轉轉着身子去嗅花，然而卻並不採一朵。希門諾夫注視着她，顯然的很煩惱的樣子。〕

希 門 諾 夫

〔帶着一種鄙薄的神氣〕你可是非常戀着他的，亞雪安？

亞 雪 安

〔把自己站起來〕這實在是很難堪的！

希 門 諾 夫

〔沈痛的〕我真是一個糊塗蟲！我竟爲什麼要向你陪不是呢？那有什麼用處呢？你是很有生趣的，你是在戀愛着，你是很快樂的。可是我爲什麼要向你的快樂快慰呢？〔揮舞着他的司的克〕我正也不在意對你們的快樂或你們的情愛罵一聲！我不單有笑你們的快樂的權利，而且也有種種的理由可嫉妒它，厭惡它，輕蔑它。實際 我可要怎樣就怎樣的。你們快樂的人必須得向我們，不快樂的人，表示非

常感謝的，因為你們這般的快樂，就是他們答應着你們的啊！然而……生活，愛情，快樂，一想着這些，又似乎全個世界單是為你們的快樂而創造了的。就祝你們兩口兒好生生兒育女吧；不必把我在你的命運上的禍殃記在心頭了！再會！

〔他轉過身來而走着出去。〕

伏 洛 迪 安

〔自洋台上〕希門諾夫，你走到那裏去？〔奔下石級而握着亞雪安的手。〕你好，亞雪安，希門諾夫！

希 門 諾 夫

〔望着四周〕到陰間去！〔出。〕

伏 洛 迪 安

〔停了一會之後〕什麼事情？有了什麼事情？

亞 雪 安

〔困惱的樣子〕我不知道。他在剛才怪奇怪的。

伏 洛 迪 安

是的；別人都爲他感得悽愴的。他的病已把他成了很悲傷的了。不要緊的！他走一轉就會來的。他有時候雖有這些暴怒的發作，可是他卻確是一個高超逸衆的人。〔執着亞雪安的手〕你今天看來真美，亞雪安。

亞 雪 安

〔笑着〕你每天就總是這樣說的。

伏 洛 迪 安

〔執着她的手〕你記着的麼？難道你不喜歡我這樣說麼？你喜歡麼，亞雪安？〔屈倒下來盯住她的眼睛。正在這剎那，加西亞出現着於洋台上而在抖乾淨那方拾布。伏洛迪安放下亞雪安的手，同時，注視着加西亞，強硬地說。〕今天你到圖書館去過麼？

亞 雪 安

〔心慌意亂的樣子〕是的，我給你帶……呵！他把我的書也一起帶走了！

伏 洛 迪 安

誰？

亞 雪 安

生尼阿。我已給你帶了一冊伊巴涅思(V. B. Ibanez)的書來，可是卻給他一塊帶走了。

〔加西亞出。〕

伏 洛 迪 安

不要緊的。他就會挪回來的。讓我們走進到花園裏去吧，亞雪安。

亞 雪 安

〔假正經的〕爲什麼呢？

伏 洛 迪 安

爲什麼呢？〔亞雪安閉着她的眼睛而搖着她的頭。〕你爲什麼要來呢？

亞 雪 安

〔看著下面〕你一開口總就談着……

伏 洛 迪 安

談着什麼，亞雪安？

亞 雪 安

〔半縮回着她的手〕我，你明白……談着……

伏 洛 迪 安

談着什麼？你不明白那就是我愛你麼，亞雪安？

亞 雪 安

那就是愛麼？

伏 洛 迪 安

愛？爲什麼，自然是的！你是一個女人，亞雪安，所以爲什麼我們不要談着那種話呢？反正遲早總要做到這樣的！

亞 雪 安

〔看着下面〕決不會得的！

伏 洛 迪 安

〔緊握着她的手而將她拉近去〕是的，決不會得的！

亞 雪 安

伏洛迪安！伏洛迪安！你發瘋了！

〔雪陀倫珂，手裏拿着一把噴水壺，出來要到花園裏去。伏洛迪安馬上離開亞雪安。〕

伏 洛 迪 安

你要來做什麼？

雪 陀 倫 珂

沒有什麼，先生。我要到花園裏去澆花。

伏 洛 迪 安

你可停一會兒再做。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剛才在叫你。

雪 陀 倫 珂

是了，先生〔放下噴水壺而走進到屋裏去。〕

亞 雪 安

〔用一種輕低的聲調。〕我們到別的幾處地方去吧，伏洛迪安。

伏 洛 迪 安

那麼我們到那裏去呢？

雪 陀 倫 珂

[微笑着]哦！就到園花裏去……隨便什麼地方
吧！

伏 洛 迪 安

那正是我最喜歡的！

亞 雪 安

只是你不要……你千萬不要……像昨天那樣的……

伏 洛 迪 安

爲什麼不要？

亞 雪 安

因爲你不應該！那是怪難看的。

[伏洛迪安即刻抱住她而吻着她。]

亞 雪 安

[用勁掙扎着她自己]伏洛迪安，你發瘋了！放我走！

〔她讓他吻着她，突然掙脫開了他，於是便逃進花園裏去，他追趕着她。雪陀倫珂復至，提起那隻噴水壺，打着呵欠而在對面走出去。寧娜和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出現在洋台上。〕

寧 娜

還有些人到那兒去了？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我不知道。他們剛才在這裏。也許是在花園裏吧。

寧 娜

〔坐着在第一級石級上〕呵！我今天覺得怪快樂的。我猜想那是因爲有這樣的一個極其光亮和明媚的優美底日子的緣故吧！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坐着在欄杆上〕也許那是因爲我愛你的緣故吧？
〔執着她的手，吻着她，於是便把牠放在他的膝蓋上。〕我的最親

愛的，最可愛的寧娜呵！

寧 娜

〔笑着〕我們兩個都是可愛的，是不是？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撫摩着她的手〕無論怎樣，究竟還是以有生趣爲最好。

寧 娜

〔沉思着〕是的；眼前那是很好的……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很好的麼？

寧 娜

可是那也很可怕的呢！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可怕的？

寧 娜

是的，可怕的！因為我們知道沒有東西是永久的，眼前事情的局面是時常不能保得住長久的。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阿！那確是真的。

寧 娜

唔，當你明白了你的快樂是不永久的，只是快樂過後，接着悲哀就要臨頭來的時候，於是你便會覺得竟是怎樣的可怕的！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爲什麼要想到這上面去，寧娜？

寧 娜

我沒有法子醫救。可是現在我却很快活，哦，

非常的快活！華雷迪密爾！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那對於你是很慘澹的，很孤寂的，我的親愛的。我有時覺得我好像在幹着一樁犯罪的事情，把你跟我在一塊兒生活着。

寧 娜

別妄誕不稽的了！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不，當真的，我所說的。因為我在你是太庸碌，太平凡的了。你應得要有另一種的丈夫。

寧 娜

〔把手按在他的嘴唇上〕請你別說瞎話了。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吻着她的手掌〕我並不是在瞎說。我是個什麼東

西？只不過是一個平常的鄉下軍官吧了。可是你，你卻有你一切的美和可愛，你該當嫁給了一個有錢的，俊俏的男子，並且你應得住在一個大的縣城裏，在那裏你可在社會裏得到你的名位。爲什麼你不嫁給那個皇子呢，親愛的？

寧 娜

因爲我嫁給你了。那就是爲什麼的緣故。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他遠比較我配於你。

寧 娜

我情願一逕和你受苦，華雷迪密爾！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好；那麼，我就不說下去了。〔少停〕不要緊的。在秋季裏我就要在陸軍專門學校裏經過我的考試了，於是我們便要去住在彼得格拉了。我們仍然會

有整個的人生在我們面前的，寧諾脫司却加！

寧 娜

自然，親愛的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吻着她的手〕是的；而且我們還能夠得到一種很好的時日了。現在我們最要緊所應該做的，是存着希望而拚命工作。當我看着你的時候，那陽光似乎從沒有的怪光明的，因為是有你在着呵！〔望着四周〕有人來了！〔服龍納茲基和陀威自門入〕。〔激怒的〕那個皇子又來了！

寧 娜

不要緊的！我會得假裝我在覺得不舒服的。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不，不，你為什麼要假裝不舒服呢？〔他站起來接應來客。〕你好，皇子！你好，陀威。你有事來看我的麼？

陀 威

我一逕從辦公處裏來的。馬克辛米奇叫我把這給你。〔將公事的封套交給他〕你好，寧娜彼脫羅夫娜。我已替你訪得了這樣一只可愛的調子了。我們必須得要試過了，然後你才會知道的！

〔皇子吻着寧娜的手，而和華雷迪密爾握手。〕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瞥視着那封信〕剛好和我來，陀威，你肯麼？我們必須得談一談這樁事。我想馬克辛米奇是不錯的。你不要緊的麼，皇子，倘若我們離開了你一刻功夫？

那龍納茲基皇子

不要緊的！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我們馬上就會回來的，寧娜。來，陀威！

〔他們走進屋裏去。〕

服龍納茲基皇子

〔帶着一種不正路的笑〕你似乎對我很厭煩的樣子，
寧娜彼脫羅夫娜。

寧 娜

〔冷冷的〕我並不厭煩，我只是很震驚。我覺得現
在一切都已定當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你猜想我能忘記的麼？

寧 娜

〔聳着她的肩膀。〕那我不知道。那是你的事情。可
是，倘若你當真愛我，像你所說的所做的，那你就
應該要顧到我的心情的寧靜。

服龍納茲基皇子

〔趕忙的〕那麼我現在可是煩擾着你麼？

寧 娜

那倒並沒有。那只不過使得我覺得討厭罷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使得你呢，還是你的丈夫？

寧 娜

〔傲慢不遜的〕我必須得通知你別從這裏頭提起我的丈夫。關他什麼呢？那隻使得我一個人覺得討厭吧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可是，總之，爲什麼要這樣呢？

寧 娜

〔抽咽的拿住手帕流着淚〕你應得明白，皇子，以一個我所喜歡的和尊重的像你的男子，你難道到現在還不能明白那一切……這些愛的表示，這些強迫，

是怎樣的煩擾着我的麼？對於我那簡直是非常厭煩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皺着眉〕那是你自己的不好，寧娜彼脫羅夫娜。

寧 娜

我的不好？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的，你的不好。那是誰的不好呢，你是在這世界上配得上我的唯一的女人？你是時常在我的想念裏的？那麼這究竟是誰造成成功的？你的聲音，你的容貌，你的香氣，甚至連你的衣服的沙沙聲——這些東西都是儘夠使得我發狂的。

寧 娜

倘若那是真的話，那確是並非出於我的有意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爽直的]那是假的。

寧 娜

[生氣的]皇子!

服龍納茲基皇子

不,那是假的。你可有心告訴我,你打算妝扮是沒有別的心思的?你是一個已經肚裏明白怎樣好引起人家注目的尋常的女人。刷你的頭髮刷好了之後的樣子,你的舉止的樣子,或者穿你的衣服……那全都是一種狡計!老實告訴吧。你在你的鏡子前面,打扮着你自已,打量着這姿勢那姿勢,媚笑着,微笑着的一切辰光之後……你可有心說你做那一切是無意識的,自然的,沒有其他用意的?

寧 娜

怎樣的一個奇怪的盤問呵!你一定要發狂了,

皇子。

服龍納茲基皇子

差不多的。我有時當真覺得我是發狂的。

[少停。]

寧 娜

[惑亂的樣子]唔，也許你責備着我是不錯的吧。

服龍納茲基皇子

哈，哈！

寧 娜

很好。我們別提了吧。那一半是我的不好。我不該許事情許的太遠了。我的情感是很重的，當着有人真真實實的告訴着我的時候，總是敵不過的，並且我很有勇氣承認我是錯的。我曾經想要……

服龍納茲基皇子

曾經？

寧 娜

〔興奮的〕是的，我總是不敢相信我必須得要那樣做了的。可是，你知道，我正是一個像你所說的平常的女人，所以我就做錯了。可是現在一切都定當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那不能就這樣定當的，寧娜彼脫羅夫娜。

寧 娜

現在，還有話說麼？我不願……你是在強迫着我！我愛我的丈夫……

服龍納茲基皇子

那關我什麼呢？

寧 娜

可是，我求你……這是一種威脅呵！我該有關照你離開我的權利吧？

服龍納茲基皇子

講到這我有許多話可以說；可是現在他們來了。……棟別的時候吧！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和陀威自洋台上走下石級來。〕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所以你終於決定了那樣做麼？

陀 威

是的；在八月裏我要脫離團部裏，秋季裏我要進音樂專門學校裏去。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那麼我們要在彼得格拉會見了？

陀 威

你要在陸軍專門學校裏了麼？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我希望這樣。〔向寧娜〕我們來了！

威 陀

我們現在可要試試那只調子麼，寧娜彼脫羅夫娜？

寧 娜

〔不在心上的〕什麼調子？呵！是的，當真的！

陀 威

我已替你訪得那只調子了。我很想要特地給你奏奏這只調子。那是很流露的，充滿着情熱的。

那龍納茲基皇子

陀威 怕是已經和寧娜彼脫羅夫娜發出情愛了！

陀 威

〔鎮定的〕呵不！倘若那裏有我所愛的什麼東西，
那就是音樂。

服龍納茲基皇子

當真的麼？

陀 威

是的，那是一種實情。我時常奇怪，怎樣人家能和女人發生情愛，爲了女人他們就使得他們全然遭了不幸，在同時世界上有像音樂這樣的一種東西。在我，最可愛的女人，還不及貝多芬(Ludwig von Beethoven)作的一隻曲。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你既然表示出似乎對於一隻曲比較地球上別的什麼東西還看重。那麼告訴我，陀威，你爲什麼要當兵呢？

陀 威

那已經惱得我很長久的了。你明白，我是永遠不敢想成爲一個真的音樂家的。你是怪宜於好做到的。我本是想揀別一種的職業，可是，因爲我的父親曾經是在軍隊裏的，所以最應該做的事，我覺得還是繼承着他。可是現在我已經決定了要告退，而切切實實的幹起音樂來。我敢說我幹起來會很不錯的。〔感亂地微笑着。〕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你一定會很不錯的。

陀 威

〔顯然性急的樣子〕寧娜彼脫羅夫娜，我們可要開手試上那只調子？

寧 娜

不錯，讓我們去吧。〔向旁人。〕你們坐在這裏聽。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真是一種最妙不過的意思！你要一支煙麼，皇子？〔遞給着一支煙。寧娜和陀威走進屋裏去。〕陀威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沒有東西只有音樂引着他的興會。

服龍納茲基皇子

〔不在心上的〕是的 是的，他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去年，當戰爭盛傳着的時候，陀威到了這樣的一種境地：看他當真很苦痛的。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懦夫，只是因為要他撇開他的提琴，在他是比死還難過的。〔深思的〕總之，我們個個人都已知道他的有些事情的。〔梵啞林的聲浪斷續着。〕是的，有些為他所最關切的和最切愛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倘若有些地方突然有事情發生着，我們就在一邊發出各樣的東西，同時衝過去要殺而給殺死了。不是很可笑

的麼？第一個去的必會是陀威。他不得不要拋下他的提琴，而和旁人一起出發出去。

服龍納茲基皇子

[機械的]是的，那是極其奇怪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和彼得伊凡諾維契出現在洋台上。]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呵皇子在這裏！祝好呀。寧娜和陀威正在奏樂。我們是來聽的。

彼得伊凡諾維契

[充滿着快樂的樣子]我愛聽他們奏的樂。陀威是一個高手的音樂家。在我們的隊裏我們有一個軍官，他……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坐在石級上]呵！別作聲，彼得伊凡諾維契！聽那樂聲呀。

〔音樂聲傳揚入內。沃爾迦彼脫羅夫娜同時隨着樂聲或前或後的移動着她的頭。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看來很是愉快的樣子，只是皇子的面上卻蒙着一種苦痛的表情。伏洛迪安和亞雪安從花園裏回來，靜立着聽。〕

彼得伊凡諾維契

真動情！那是只什麼調呵？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呵！別作聲，彼得伊凡諾維契！別擋斷了，

〔音樂聲終止着在一個高的音號上。〕

全 體

好聽呵！好聽呵，陀威！再來一遍！

〔亞雪安和伏洛迪安雜在旁人中。〕

亞 雪 安

那是怎樣的動情呵！那只調子的名稱是什麼呵？那是非常纏綿的。再來一遍，再來一遍！親愛的

寧娜，再奏牠一遍！〔奔入屋內。〕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又不把帽子戴在上頭了，彼得伊凡諾維契！

彼得伊凡諾維契

可好請你任憑我？我千萬叨光你。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好的，好的，我儘可說的！只是，倘若你受了涼，
叫誰來服侍你？

〔彼得的懊喪的舉措使着大家發笑。〕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我不知道亞雪安是在這裏。她是怎樣似的一
個美好的姑娘呵！寧娜非常喜歡着她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個個人都喜歡着她的。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帶着一種眼色】可是伏洛迪安 却比較別的任何
人更喜歡着她。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那是一樁很好的事情。他們就要結婚了，所以
我們就要大家住在一塊兒了，而比較往常更快樂
了。我們要使得皇子也結了婚。你必得要訪幾個美
好的姑娘，皇子，然後娶她。那麼你就可以借你的
妻子同到這裏來喝茶了。那就會很快樂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譏諷的】也許會稍微快樂點吧。

【陀威和寧娜開始奏樂：一切都靜默。】

——幕下——

佈景：

膳室。桌子上擺了一種別離的點心。後面有一扇門通着客廳，在客廳裏雪陀倫珂正忙着在網袋起行李來。門鈴響着。雪陀倫珂延着亞雪安和希門諾夫進內。亞雪安脫去着她的帽子，希門諾夫把他的外衣掛在一只衣架上。他們走進膳室裏去。

.....

亞 雪 安

這裏沒有人！你知道，生尼阿，我們還是候在這裏較好。這時他們不大需用我們的。

希 門 諾 夫

好，那麼；就讓我們等着吧。〔靠近窗坐着而燃着一支煙。〕

亞 雪 安

你又吸煙了，生尼阿，你知道那於你是不好的。

希 門 諾 夫

那有什麼要緊？倘若我吸，或者倘若我不吸，反正我總是一樣的要死的。不會有許多時間留下的。

[亞雪安在室內走來走去，扯挺着枱布的一只翻起了的角，面
望着窗外。]

希 門 諾 夫

你爲什麼這樣的坐立不安，亞雪安？

亞 雪 安

我也不明白。一切都是這樣的無希望了的。

希 門 諾 夫

你也這樣的想到麼？在以前的時候這早就可豫知的。你難道不曾猜想到德意志人已經逞着他們的高興，正在預備着這最後的四十年的戰爭了麼，你？

亞 雪 安

不，我不會想到那上面去。你是遠比較我能料想。可是對於我，那統是這樣的全然無希望了的。怎樣人家常能決定去幹這樣的一樁可怕的事，我可真不能明白！每個家庭裏都是什麼似的號哭着呵，什麼似的哀痛着呵，在這城市裏沒有一個人他不曾見過有人出發出去！兵隊笑着和唱着出發着；而那些軍官 來也似乎怪覺得快樂的。可是唉！一想到他們裏頭有許多人是怎樣的要遭被擊死的或可慘的忍創的命運的，那真要使得我的心散裂着。并且，你知道，那些單單獨自一個人出發去的，還可比較那些有朋友看着他們出發去的少些悲痛。他們裏頭能有幾個仍會轉來的？他們個個有一個老母，或一個妻子和小孩的。想想他們必定要感得什麼的，和他們會要怎樣哀痛的呵！唉！那是太可慘了！看着這一切，還不如死的好！

希 門 諾 夫

那是當真的，亞雪安。

亞 雪 安

可憐的寧娜彼脫羅夫娜！和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他怎樣的渴望着要進陸軍專門學校，和他住在彼得格拉的生活！寧娜彼脫羅夫娜從朝到晚只是哭着。

希 門 諾 夫

是的，那是一種慘痛的笑話。可是留心着呢！你也許也要哭呢！

亞 雪 安

〔驚訝的樣子〕哭？我為什麼要哭？

希 門 諾 夫

你的伏洛迪安也許要到戰場上去，而放你做一個獨居的婦人呢。

亞 雪 安

伏洛迪安並不是一個兵。

希 門 諾 夫

他會要充一個志願兵去。像他那樣的一個壯丁，他爲什麼不去呢？別人大家都去的。

亞 雪 安

可是你却並不去。

希 門 諾 夫

唔，我也得去，那是極不錯的，可是最可惡的就是我必不會出第一個病院再過去的，所以那是不十分用得着的。可是你爲什麼這樣的坐立不安呢？

亞 雪 安

[興奮的]呵，那是沒法醫救的！你只不過是說着

這來嚇嚇我吧了。

希 門 諾 夫

不，我並不是。他在前夜向我說的。而且我覺得他是做的不錯的，就是陀威，你知道，也預備要去呢。

亞 雪 安

陀威怎麼做干我什麼呢？

希 門 諾 夫

不錯，你！你總是一個樣子的；完全充滿着剛勁的思想，直待到牠要報應着你才算數。只有陀威是我所可憐的，因為放在一處，他是遠比較你的伏洛迪安的一切值得尊重。倘若陀威給殺死了，那真是一樁非常可惜的事。

亞 雪 安

你的意思可就是說，你是不關心在餘外的人

的上面的？

希 門 諾 夫

正是。例如伏洛迪安，我當真並不可惜的。

亞 雪 安

〔怒忿的〕你一定會自己覺得羞恥的，生尼阿！

希 門 諾 夫

爲什麼我自己會覺得羞恥呢？只有你是看重他的。在旁人，倘若世界上缺一個伏洛迪安，是不會覺得是極大的損失的。

亞 雪 安

可是他是你的朋友啊！

希 門 諾 夫

我沒有朋友。

亞 雪 安

原來在你他竟是這樣的可惡的。

希 門 諾 夫

幾乎是的。可是安安定定的一看事情吧。假設你的伏洛迪安住着在家裏，經過他的考試，成爲一位數學教員，娶着你，而你有了小孩。那實在是一種困惱。一個人生來而成了那樣，用處在那裏？

亞 雪 安

可是難道一個人生來給戰死了或經過戰爭而變成了殘廢，是值得的麼？

希 門 諾 夫

唔！不錯，你也許會跌倒在一輛車子底下。可是在戰地上，却隨在都是生命，都是戰鬥。是的，我要竭誠慫恿他去。

亞 雪 安

【怒忿欲裂的樣子】是的，我知道的！你曾經慫恿他。可是那在你却尤其不義！

希 門 諾 夫

爲什麼不義？慫恿人家爲他的祖國出去打仗？

亞 雪 安

那不是我所指摘的……可是你……【用她的手遮瞞着她面龐的，她走出膳室去。】

希 門 諾 夫

不要講了吧，亞雪安，不要講了吧！唔，隨你喜歡吧！【撥着他的肩膀而弄碎着他的煙屁股在煙灰碟裏。】不錯，那正是的。【向雪陀倫珂】你也去麼，雪陀倫珂？

雪 陀 倫 珂

是的，先生。

希 門 諾 夫

你不怕麼，你？

雪 陀 倫 珂

哦，自然，那是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在家裏却
尤其惱悶，先生。

希 門 諾 夫

什麼家裏？

雪 陀 倫 珂

我自己的家裏，先生。我有一個妻子在鄉下，
那個蠢笨的女人不做什麼事一天到晚只是哭。那
自然是極痛心的；可是也沒法醫救，上帝願意，我
們會好好地再轉來的，事情站在遠一點看，也許總
是比實際還更惡劣吧。但當我們到那裏的時候，我
們就會明白的。

〔門鈴響着。雪陀倫珂延着陀威入，他身上穿着軍服，手裏拿

着他的梵啞林箱，一逕走進膳室裏去。]

陀 威

阿！好呵，希門尼古拉伊維奇！你也這樣的來看我們出發去麼？[他們握手] 好！我以為恐怕沒有機會能向你告別了。

希 門 諾 夫

那麼，你是要去的麼？

陀 威

[把梵啞林箱放在椅子角上]當然，另無別法。我不得不去的！

希 門 諾 夫

可是你要離去兵職呵？

陀 威

阿！是的；可是現在那是太遲了。那正是運命

呵！再者，倘若我坐了在家裏彈着我的提琴，當人家聚攏在一塊的時候，那會成爲一種誹謗的。不；倘若我們要死，就讓我們一起死吧。

希 門 諾 夫

並且還有你的音樂呢？

陀 威

[歎息着]阿！我不得不擱起了。我已把我的梵啞林帶了來，要託寧娜彼脫羅夫娜看好牠，直待到……那是一只極其好的梵啞林；價錢很貴的。也許我不會被殺死的。

希 門 諾 夫

你不會被殺死的：

陀 威

唔，那我們就會分曉的，倘若我們儘長長的活下去。可是倘若我被殺死了，那又有什麼要緊？只

不過少了一個蹩脚的梵啞林手吧了。反正一個人只死一次。我必須得好生當心我的梵啞林。倘若那被弄失了或毀壞了，那真是一樁非常可惜的事。

希 門 諾 夫

別吊心着你的梵啞林。我們會當心着的。

陀 威

多謝 我知道有寧娜彼脫羅夫娜在，是很妥當的。她自己很愛着音樂，而且曾經時常對我非常親切的。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入。他身上穿着軍服，看來似乎很鬱悶的和悲痛的樣子。他遺漏着還不曾看見希門諾夫，只和陀威握着手。〕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你好，陀威？我來看你，可是你却出去了。

陀 威

是的，我曾經在城裏走了一趟料理着我的事情。謝你的好意，現在樣樣事都已料理定當了。珂干諾夫斯基已經買了我的鋼琴，所以我只贖下了我的梵啞林了。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不在心上的] 是的，是的，你的梵啞林。[走向梵啞林箱去。] 今天禮拜堂裏的人真多呵！

希 門 諾 夫

早安，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呵！我很抱歉；我不看見你是在這裏，你來了我非常歡心。你是最摯誠的。可是爲什麼我們大家站在這裏呢？我們大家到客廳裏去吧。我們的那一千人都是在那邊，皇子也在那邊。

陀 威

呵！皇子也在那邊麼？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急速的】是的，是的；他來看我們出發去的。我們去吧，諸位。【帶着一種頹唐的微笑】還帶着你的梵啞林，陀威？

陀 威

是的，我要去交託寧娜彼脫羅夫娜給我保管呢。那是一只非常好的梵啞林，你知道……價錢很貴的。那是很可惜的……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不在心上的】是的，是的，很可惜的。現在，我們去吧。【他急急的出去。別的那些人跟隨着。停了一會，加西亞手裏拿着葡萄酒和啤酒進來，她把酒放在桌子上。亞雪安和伏洛迪安匆匆的走進來。見着加西亞，他們即刻停步。】

伏 洛 迪 安

你最好走開一刻，加西亞？

加 西 亞

是，先生。〔在走出去的當兒，她示意給警陀倫珂，他跟隨着她。〕

伏 洛 迪 安

〔看着加西亞去〕你知道，亞雪安，我心急着欲和你一談，因為是一個女人，自然，你不明白一個人怎樣的感覺着這一切的。你不知道當別人家個個都去着的時候，逗留在家裏是會怎樣的喪臉的。

亞 雪 安

〔遏止她的淚水〕可是他們並不是都去的。生尼阿不去，皇子也并不去……

伏 洛 迪 安

生尼阿！生尼阿是患着病；至於皇子……唔，他正是一只嬌養的動物！他比較別的任何事情更

專心着他的戀愛事情。你不要攔阻我，亞雪安，你肯麼？

亞 雪 安

〔淚水直淌的〕只要我可以能夠那樣好了！

伏 洛 迪 安

那你說得很不錯的！又哭着做什麼？你真是一個異樣的姑娘 亞雪安！現在什麼還沒有決定妥當呢。也許我不去的，最後告訴你。那只不過是我的一種意想吧了。

亞 雪 安

〔不信的〕阿！那只不過是你說來寬慰寬慰我吧了，可是我覺得……〔哽咽着〕

伏 洛 迪 安

44 阿，亞雪安！我把我的話告訴給你，就是我到現在還沒有決定我的意思呢。

亞 雪 安

[半有聲的] 那可是當真實在的?

伏 洛 迪 安

自然那是實在的!看上帝的面上的別哭了!因為那是怪難看的。

亞 雪 安

不,我決不再這樣了。[拭乾她的眼淚而微笑着。] 那是生尼阿的不好。他嚇了我的,我知道那是我的愚蠢,可是請你別心裏不舒爽了吧!

伏 洛 迪 安

只要我能永久跟你心裏不舒爽好了!

亞 雪 安

我馬上又會很好的。[笑着] 我真是怎樣的愚蠢的,一定的!

伏 洛 迪 安

不是愚蠢的；是可愛的。〔放着她的手在他的肩膀上〕

亞雪安，假使我到戰場上去了，那麼你還肯嫁我麼？

〔亞雪安情熱的瞪着他，倏地吻着他，而逃開着。〕

伏 洛 迪 安

亞雪安！

〔亞雪安自膳堂奔着出去，突然碰着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到那裏去，亞雪安？我們馬上就要用點心了。別走。我們的一千人統要出發去戰爭了，那不是很傷心的麼？

亞 雪 安

〔困惑的樣子〕是的，我就轉來的。〔出〕

〔伏洛迪安坐着在靠近窗而燃着支煙。沃爾迦彼脫羅夫娜走上他去而切愛的撫摩着他的手。〕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呵伏洛迪安，伏洛迪安！告訴我，爲什麼這次戰爭已經宣告了啊！我們大家都很快樂的，很太平的過活着，可是現在，即刻……我非常地爲寧娜悽愴，真是可憐的事情。（伏洛迪安吻着她的手。）可是也許沒有什麼事會發生的……

伏 洛 迪 安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媽媽？戰爭早已經開始了。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是的，我知道，可是也許他們會得到有一種和解的。他們也許會相互一望而說：“我們真是傻子！”於是便各向各的路走去的。

伏 洛 迪 安

（笑着）他們不能那樣的，媽媽。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照我想來，他們所要做的，只不過是相互折斷他們的手指頭，於是便各自走回到家裏去了罷。

伏 洛 迪 安

他們不能把事情像那樣很簡單的了結的，媽媽。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那樣是最簡單，最好，我說！

伏 洛 迪 安

可是那不會有補於我們的。告訴我，你肯讓我去麼，媽媽？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去？那裏？

伏 洛 迪 安

到戰場上。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你可猜想我們會肯讓你到那裏去的麼？

伏 洛 迪 安

那麼我要出於自願的去了。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發怒的) 別講這樣瞎話！我正已經儘够傷心的了。你時常有許多狂妄的或其他一類的妄想。我要告訴亞雪安，然後他會給你一場好好的責罵的。

(伏洛迪安立刻笑着。)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笑着！講着像那樣的瞎話，想想看那就可笑

的！彼得伊凡諾維契也正是一樣的。倘若他是年輕的人，他一說着，他也就要去的。你們全都是瘋的！去，告訴他們點心已端整好了。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即刻就要動身了，倘若他忘記了，他會要肚子餓的，

〔伏洛迪安走出去，復偕彼得伊凡諾維契，皇子，陀威及希門諾夫回進來。〕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請坐下，諸位！坐下！陀威，我的孩子，我給你弄了些你所喜歡的片肉 所以你對勁只管吃好了。一離開這裏，你休想有人給你炒片肉，於是你便會要想着我的。

陀 威

我永不會忘記你的，即使沒有這片肉提醒我。

彼得伊凡諾維契

可是寧娜和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在那

裏呢？

希 門 諾 夫

他們馬上就會來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請坐下用你的點心。皇子，你可要些伏特加麼？
彼得伊凡諾維契！〔授意他要些。〕坐下，親愛的！〔向寧
娜，她這時正和華雷迪密爾進來。〕

彼得伊凡諾維契

〔進着伏特加〕你要些麼，華雷迪密爾伊凡諾維
契？陀威，你可要一些麼？

陀 威

隨便的。

〔亞雪安輕輕的進來而坐下在遠離伏洛連安的一只坐位上。
避着他看見。〕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請喝，諸位！你們大家必須得在你們動身前喝點酒，要不然你們便要受涼的。況且你們還要去走上一陣很長的路程呢。

服龍納茲基皇子

〔向陀威〕你可是騎馬去嗎？

陀 威

是的，到車站上。

服龍納茲基皇子

你們要搭那一班車子？

陀 威

他們說是在六點鐘開的，可是我們不能確定。

服龍納茲基皇子

[打算着維持談話]是不是很詫異的？像這樣的一個大的縣城，時常駐滿着軍隊，可是到現在還沒有鐵路！這樣的一種事情是只有在我國才有的。

希 門 諾 夫

據我知道有一個有着十萬人口的鄉下城市，可是距離最近的火車站要有八十哩遠。所以，這樣的事情是有的。

彼得伊凡諾維契

下一年他們要開始築我們的鐵路了。工程師早已在從事計劃工程。可是在一八七七年裏，當我們調到邊境的時候……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呵，那我們早已經完全聽到了！

彼得伊凡諾維契

真是怎樣的奇怪呵，我不答應到……

〔寧娜開始着哭，加增華雷迪密爾的苦惱。〕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我的親愛的，別那樣的講了！你只是攪起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的煩擾，

寧 娜

〔急促的〕那是沒有什麼的！單不過是我的神經吧了！〔歇思迪里亞地笑着〕你可知道，那全是很可笑的，倘若你一想着！〔他們大家裝作不注意她，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看來似乎比平常更其沮喪。〕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心神不安的，向寧娜。〕我可給你一點那些藥水，寧娜？

寧 娜

〔移過身來〕爲什麼？你以爲我患着歇思迪里亞病麼？呵不；只是因爲我突然想起了一切似乎是怎

樣的狂妄吧了。〔向陀威〕你的梵啞林在那裏，陀威？

陀 威

我正要關照你……

寧 娜

〔不注意着〕你難道不明白那全是一幕怎樣可慘的喜劇麼？某處有着一個威廉，一個德意志人，你不曾看見過德意志人麼，你，陀威？我也不曾看見過。現在我們都在這裏，大家哭着，大家說着再會，大家在拆散着我們的生活。這裏是陀威要去戰爭了！那不是很狂妄的麼？你要去麼 陀威？

陀 威

那不是一個我要去不要去的問題，寧娜彼脫羅夫娜。大家都去的。

寧 娜

大家！大家去關你什麼？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當真必須得要一點那些藥水，寧娜。可要我拿來？

寧 娜

〔興奮的〕呵！千謝萬謝，請你由我好了，媽媽！我正在要說……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流着淚〕寧娜，親愛的！

寧 娜

〔不顧着她〕我有我的活着的生命！我是不會和別的任何人衝突着的，可是我不願被損害的。你們聽見麼？我不願被損害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輕拍着她的頭上〕那是沒法的，寧娜。也不單是你

一個人。大家都是一樣的必須得忍受苦痛。

寧 娜

可是那不是我的不好。那是他們的輕狂。我不願把我的生命爲別的有些人犧牲了的。

彼得伊凡諾維契

〔用意外的語氣〕只有那些沒有祖國的人，他們才能像那樣的講的，寧娜。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不要作聲了，彼得伊凡諾維契！由她一個人去吧！你難道不知道……

彼得伊凡諾維契

〔不理會着〕只有俄羅斯的敵人才講像那樣的話的！〔用拳頭擊着桌子〕在這些時候，我們是沒有講我們自己的生命或爭辯的權利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彼得伊凡諾維契！

彼得伊凡諾維契

〔繼續着〕我們的職責便是一點也不遲疑的去死。我是一個年老的人，可是，倘若是需用的話，我就沒有一句話地去的，因為我的生命是需要救助俄羅斯的。和俄羅斯的運命一比較，你算得是什麼呢？我不願意在我的屋子裏有這種樣子的話！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叫喊着〕彼得伊凡諾維契！

寧 娜

〔哽咽着〕我知道的，我知道的，親愛的爸爸！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呵！彼得伊凡諾維契！你難道不知道……

彼得伊凡諾維契

是的，是的！一切我所說了的，就是在這些時候，當俄羅斯正要經過……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呵！你不要響了，好麼？親愛的寧娜，別那樣的哭了！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寧 娜

我馬上就會好的。別留心着我。那就會要過去的。〔一陣很長的，抑鬱的沈寂接着。〕

希 門 諾 夫

〔向陀威〕你可要點啤酒，陀威？

陀 威

好的，謝謝。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也許會有人要喝茶吧。茶缸統端整好了。你要
些麼，皇子？

服龍納茲基皇子

不，謝謝你。

〔又是沈寂。寧娜匆匆的離開着膳室。他們大家看她走出去。〕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必須得走到她那裏去，華雷迪密爾亞歷山
特羅維支！去吧，到一個愛人在的地方。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是，我要去了。請原諒我，諸位。

希 門 諾 夫

當真的。

〔華雷迪密爾走着出去。〕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的，那是非常難過的在那些有密切的情誼的人……

陀 威

我是最好。除了我的梵啞林之外，我沒有人的。反正倘若我被殺死了，牠也不能自己奏的！〔笑着。〕

希 門 諾 夫

〔不自然的〕那是當真的！

雪 陀 倫 珂

〔在門口〕倘若你們高興的話，先生，那副伍長是在這裏，說指揮官已經到了。

陀 威

已經？〔立起身來而看着他的錶〕是的，時候到了！我

們遲了……我必須得要出發了。〔他們大家忙亂的樣子從棹子邊立起來。〕是的，我們必須得要動身了。〔帶着虛妄的冷淡。〕不錯……唔，再會，沃爾迦彼脫羅夫娜。多謝你那一切。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她流着淚吻着他的額角。〕再會，我的孩子；再會！我希望你們會安安好好地轉來的。

陀 威

〔欣然的〕爲什麼不？大家不會被殺死的。再會，彼得伊凡諾維契。許我來擁抱一擁抱你吧。我們無論怎樣大家不能再見面了，你知道！

〔擁抱着他。〕

彼得伊凡諾維契

別那樣的說！別說再會，只是說久會！

陀 威

好，那麼，久會！樣樣事都可能的。唔，伏洛迪安，你可是來看我們出發去的？好！再會，皇子！給你自己小心點！可是現在……寧娜彼脫羅夫娜在那裏呢？阿！她心頭有了別的事情了。請把我的禮物送給她而謝謝一切她的厚愛，也許她有時會想起我們曾怎樣的在一塊兒奏過樂調的吧。我要千萬懇託她留心我的梵啞林。那是一只非常好的梵啞林，你知道……價錢很貴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別吊心着你的梵啞林，我的孩子！我們會看好牠的，而且你也會好好地轉來的！於是你和寧娜便會要有怎樣許多的樂調供獻給我們了呵！

陀 威

〔頹唐的微笑着〕那我可不知道。我的音樂是跟着完了。唔！不錯，不要緊的……我不會向你說再會，亞歷山特拉伊凡諾夫娜……上帝賜福你！〔亞雪安落着淚而不回答。〕現在我可還有別的什麼要說？唔，

算了吧！再說聲再會，請你們別忘記我。

全 體

再會！久會！一路吉利！

陀 威

〔在門口突然止着步而無可奈何的微笑着〕我……你們不要笑，諸位，只是……我單不過想要再看一看……（開着梵啞冰箱，可是緊接着一聲高音就關攔。）不，總之，那我是十分愚蠢的……再說聲再會，並且多謝。

〔他匆匆出，別人跟着。室內無一人。沒有聽見說着再會的聲音。一扇門猛撞上了；於是便沈寂。雪陀倫珂獨自一人在客廳裏。過了一會，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走進來，雪陀倫珂馬上把他的軍服交給他。他向門走去，於是又止着步而走回到膳室裏來。寧娜向他奔過來，沒有流着淚，不發一言的倒着在他的頸項上。〕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寧娜！寧娜，我的親愛的！我的小寧娜！〔他摸着她的頭而吻着她的頭髮。亞雪安不出聲的走着進來。〕亞雪安，

請你幫一幫忙！看我的小寧娜呀！

〔亞雪安攙着寧娜，於是華雷德密爾便衝著出去。寧娜發出著一種尖微的叫喊，想去追趕華雷德密爾，而倒回着在亞雪安和雪陀倫珂的臂膀裏。〕

——幕下——

佈景：

兩個月之後。同樣的膳室在晚上。洋燈點亮着，棹子上有茶缸放着。沃爾迦彼脫羅夫娜坐在茶缸的背面。彼得伊凡諾維契坐着在棹子的另一端，手裏拿着一張報，旁邊放着他的特別大的茶杯。亞雪安在給一個男小孩和女小孩餵茶，那兩個小孩是一個已戰死了的軍官的孩子。希門諾夫坐着在一只小的邊棹上。他正在吸着一支煙。在牆壁上有着一幅插了不一樣的顏色的旗子的戰時地圖。

.....

亞 雪 安

你茶還要點麼，遜尼阿？

遜 尼 亞

好的。

亞 雪 安

珂立亞，你千萬不要用你的調匙來喝。照本來

的喝吧。你可要我給你倒進你的茶碟裏？說呀，倘若是要的話。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媽媽好麼，遜尼亞？

遜 尼 亞

唔，她很好，謝謝你。

珂 立 亞

媽媽時常哭着！她的兩只眼睛很腫濕的，像只毛蟹的眼睛一樣。

亞 雪 安

〔微笑着〕難道一只毛蟹的眼睛是紅的麼？

珂 立 亞

唔，那麼牠們是什麼顏色的呢？

亞 雪 安

黑的。

珂 立 亞

黑的？爲什麼牠們是黑的呢？

亞 雪 安

因爲上帝給了牠黑的眼睛，

珂 立 亞

爲什麼上帝要給了牠黑的眼睛呢？

亞 雪 安

因爲他願意。

珂 立 亞

願意？

亞 雪 安

是的。

珂 立 亞

可是我們的沙斯加却有像貓那樣的黃眼睛呢！

亞 雪 安

唔，那隨牠去吧！喝你的茶。遜尼亞，親愛的，
你可要些糖菓？

遜 尼 亞

要的。

〔少停。〕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我們的伏洛迪安 出去到現在正是一個月了。
可憐的孩子，我不知道他現在可是在那裏？

〔沈寂。〕

〔一陣門鈴響。希門諾夫跑至大門邊而讓皇子進來。他在客廳裏脫去了他的外套，而走進膳室。〕

彼得伊凡諾維契

阿！是你，皇子！

〔皇子和他們大家握着手。遜尼亞向他行禮。〕

服龍納茲基皇子

我很煩惱，我幾乎不知道我自己要做的什麼。我希望你不會討厭我，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我們爲什麼要討厭你？我們時常非常喜歡看你，而且你在這裏會使得寧娜心裏寬釋起來。她非常煩躁着，真是可憐的姑娘！

服龍納茲基皇子

寧娜彼脫羅夫娜好麼？

服爾迦彼脫羅夫娜

呵！她不要喫，而且什麼也不做只是悶悶的。
我可給你點茶，皇子？

服龍納茲基皇子

隨你便。謝謝你。（拿着他的茶杯）門外頭很冷，而且迷霧很重。這城市似乎是全然死了。唔，你得到有什麼消息麼？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在兩天前我們得到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寄來一封信，可是我們得到伏洛迪安的信到現在已是一個禮拜了。他本是每天要寫的，可是現在我們全然沒有他的消息。亞雪安怪擔着心。我非常嚇，恐怕有事情已發生到了他了。那是很容易受涼的，你知道。彼得伊凡諾維契每天讀着報，可是我却一看着就非常吃驚的。這些可怕的被殺死了的，受傷了的，和喪身了的人名單子！牠們是太可

怖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倘若有任何事發生到了他，我以為你總會得知的。一個人不能在沒有得着消息之前就起恐慌，計量着……

彼得伊凡諾維契

他沒有什麼要告訴我們。那便是爲什麼他不寫信的緣故。那是沒有法子的。他們沒有時間來做無意義的事。他們不得不專心在正經事情上。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是的，是的，我知道，可是……仍然……可憐的亞雪恩加覺得那很怕。我是不講着我自己的。我對於他們非常的悽愴，可是，像彼得伊凡諾維契，他打量着看去是很剛勇的，他並不睡覺，讓我告訴你，他一夜功夫只是踱來踱去。

彼得伊凡諾維契

〔生氣的〕我是在患着失眠症；那便是我爲什麼不能睡覺的原因。我在一年的這時候，常是要這樣的。那你知道得很仔細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別胡說！不眠症，自然！

〔沈寂接着。〕

服龍納茲基皇子

〔向亞雪安〕你仍舊照顧着孩子麼，亞歷山特拉伊凡諾夫娜？

亞 雪 安

是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是的；她必須得要顧着她自己的孩子！真是一

種癡妄的意想！結了婚，於是分開！你既不是妻子，
也不是寡婦。任何事情，難道還能更悖謬的麼？

亞 雪 安

那是我情願的，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沈寂。]

珂 立 亞

[很響的] 他們已在戰爭裏把我的爸爸殺死了，
他們！那德意志人！

服龍納茲基皇子

[吃驚的樣子] 什麼？

亞 雪 安

喝你的茶呀，珂立亞，那要冷了。

珂 立 亞

我是在喝着。

亞 雪 安

那麼喝，珂立亞。

〔沈寂。寧娜靜靜的走着進來。〕

寧 娜

我不知道你是在這裏，皇子。爲什麼你不通知我，媽媽？

服龍納茲基皇子

我還只剛才來的。

寧 娜

〔坐着他對面〕這真是怎樣的一種長長的，陰沈的日子呵！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不要時常這樣的想着，那麼便不會似乎很長的。

寧 娜

〔帶着一種頹唐的微笑〕我巴不得不要想。可是那思想卻自會走到牠們自己的膠合裏來的。

〔沈寂。〕

服龍納茲基皇子

我很抱歉要做一個不好的訊息的信差。可憐的陀威的身體今天到了車站了。

〔他們大家心裏慄起來。沃爾迦揩着她的眼睛。彼得伊凡諾維契兇惡地張目睜視着報。靜默。〕

寧 娜

可憐的陀威！現在連他的音樂一切都完了。你可還記得他怎樣的講過要脫離兵職，而要到彼得格拉去研究麼？

服龍納茲基皇子

那似乎是運命和他作對。

希 門 諾 夫

[生氣的]那關得運命什麼呢?那不是運命,只是一種卑下的錯誤。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的,自然……

[沈寂。]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可還記得,亞雪安,他怎樣的要最後一看他的提琴?“倘若我被殺死了,”他說,“牠不能自己奏的。”(哽咽着)呵,我的上帝,怎樣可怕的事發生着在這個世界裏呵!

希 門 諾 夫

他們全都是呆笨的和不義的!

[沈寂。]

寧 娜

我們在上星期就聽見陀威的死。“被殺死了”是一句一個人並不似乎可以明白的話，直待至那訊息切實到來他是放着在火車站上，睡着在他的棺材裏的時候。他不知道……他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大家都是在這裏，想着他呢！戰爭是一樁怎樣可怕的事呵！

服龍納茲基皇子

可怕的，是的；可是也有一種準然的悲劇底美在上面的，你知道，我有些覺得戰爭的一半嫉妒的。

希 門 諾 夫

〔用一種低低的聲調〕嫉妒一樣美妙的事情！

亞 雪 安

〔遏制着他〕生尼阿！

服龍納茲基皇子

〔他聽不見〕你說的什麼？

希 門 諾 夫

唔！並不特別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繼續着〕我們的這種生活是什麼樣的生活呵？那全然不是生活，只是無窮期的受苦，只不過是生存吧了。我們的一點點的趣味和焦躁，我們每天平常所做着的是什麼？可是一脫出那裏，面對着死，一切這種瑣屑的事情就無根無底的消滅去了。人便變成着他往常必須得是的什麼了，一種英雄底思想的悲劇底代表。

希 門 諾 夫

〔低聲說〕很光榮的，是不是？

〔亞雪安向他搖着她的頭。〕

服龍納茲基皇子

那也許可說是奇怪的，可是我却實在的欣羨在戰場上的人，因為在那裏一切就是戰鬥，就是興奮，就是活！

寧 娜

你說你欣羨他們，可是我的心却為他們痛着。饑餓，寒冷和沾了污泥，面對着死，而不斷的受苦着！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呵！不是生活，只是下賤的受苦。那麼，再想到一切的被殺死了的和受傷了的，一切的寡婦和哀子啊！一切他們的悲哀都是由一個男子的任性所造成了的！是怎樣的一樁可恨的，悖逆的事情呵！這樣的屠夫全然使得我戰慄着。（停了一會之後。）呵上帝，那是怎樣的難於忍擔的啊！我不知道，也許那是因為我太笨的緣故吧，可是最要緊的，我要擔當起戰爭的工作來而給受了傷的做點事。待我一逕很用力的工作，於是有一天 我便會要突然的覺得了那並不充實我的時

間，也並不使得我忘却我自己的煩惱的。我現在要做看護去，因為在這裏即刻要有一個醫院開了。我打算那樣，可是說不定我的神經會要激刺起來。所以我過後下去許要變換花樣的；先這樣，再那樣。我是無好處給任何人的：除非不過做點不拘若何的事情吧了。最可惡的就是信來的很少，而且還要在路上耽擱這樣好久的辰光。當牠們到這裏的時候，幾乎是沒有點價值了。你瞧那親切假貼的簽名，而看那封信已是寫了在幾個星期之前了！也許……〔她的聲調抖擻着。〕

彼得伊凡維諾契

一切這種的話是卑怯的。我不要聽。一個俄羅斯軍官的妻子是不該有這樣的思想的。

寧 娜

〔帶着一種勉強的微笑〕親愛的爸爸，我不是一個軍官的妻子。我只不過是一個妻子，是她所愛着的男子的一個尋常的女人吧了。

彼得伊凡諾維契

是的，是的，可是我以為……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彼得伊凡諾維契！

彼得伊凡諾維契

我實在不能再立一刻聽着這種說不完的話！
那男人正在為他的祖國戰爭着，盡着一種神聖的
職責，可是他的妻子却在想着那一切她怎樣能溫
勸他 破壞他的奮勇和他的榮名的事！她要他回轉
到在安閒的屋子裏，在睡臥的屋子裏！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彼得伊凡諾維契！

寧 娜

呵！那是我所要的麼，爸爸！

彼得伊凡諾維契

〔站起來，而動怒的丟開着他的報〕我很能想起這個婦人寫着給她丈夫的那種信。可是，讓我告訴你，倘若我有一個像那樣的妻子的話，我早趕走她了！是的，我早已趕走她了！是的，我會要那樣的！〔向沃爾迦彼脫羅夫娜。〕別響，任憑我吧！我說說我所感覺到的！那是太悖謬了！

〔出。〕

〔沈寂接着。寧娜不出聲的流着淚。孩子看得出了驚。皇子顯出懊喪的模樣，希門諾夫正在拚命吸着煙。〕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向寧娜）別哭，親愛的！那只是他的本色吧了！你知道爸爸是什麼的。他比較我們那一個都更焦躁，真的，一味講着像那樣的話正是妄寬解寬解他自己呀。

寧 娜

是的，我知道他的，媽媽。

亞 雪 安

現在，孩子，你茶喝完了麼？

遜 尼 亞

喝完了。

亞 雪 安

你，那麼，我領你到家裏去吧。這是你的睡覺的時候了，而且你的媽媽就會要不開心了。你要同我們來麼，你，生尼阿？

希 門 諾 夫

好的。

亞 雪 安

那麼，孩子，說聲再會，我們就去。

【孩子說再會，沃爾迦吻着他們，他們便和亞雪安及希門諾夫】

走出去。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可憐的小東西！他們已沒有了他們的爺了，他們的娘只是傷心無主的。他們所遭受的一切，便是他所獲得了的。自然他們會要得到一注恤款，可是總不會像他們的爺活在世上的時候一樣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爲什麼亞歷山特拉彼脫羅夫娜這樣地關心着孩子？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唔！她非常替他們悲痛，因爲她是個可愛的，好心腸的姑娘，那就是爲什麼她關心着他們的緣故。他們的可憐的娘到現在還沒有震駭好了，一點事也不作只是哭。那兩個孩子時常要挨餓。倘若亞雪安不端整給他們，他們就不吃他們的夜飯去睡了。我的上帝呵！把我從戰爭裏拯救出來吧！我敢

說我並不十分明白的，可是那當真是很慘見的！
〔在她走着出去的當兒，她撫摩着寧娜的頭。〕別憤恨爸爸，寧娜，他歲數大了，他正在爲你和伏洛迪安焦躁着。所以他變成了這樣的性情，而不知道他是在說着什麼。就當在這裏談談天吧，我要去看夜飯去。

〔她走着出去。一陣長長的沈寂。一只鐘敲着九點。〕

寧 娜

什麼似的一種陰黯的，可怖的夜呵！當我獨自一個在我的房裏的時候，我所聽到的就只是風的怒吼聲。我今天覺得非常的不幸，我幾乎不能透氣。爲什麼今天每樣事情都是那麼樣的全然可怕的，皇子？

服龍納茲基皇子

我不知道，你的神經用力得太過了，寧娜彼脫羅夫娜。

寧 娜

大概是的吧。可是你沒有想到那是怎樣的可怕的。你可知道，皇子，我非常的感激你到這裏來。我整天的只是獨自一個人。爸爸，唔，你知道他是什麼的；媽媽和亞雪安有他們自己的煩亂。所以我只是自己走來走去的有些像癡婆一樣，終於要講出在我心坎上的一切。可是我能向誰講呢？一個也沒有。沒有一個知道的！沒有一個瞭解的！〔放着她的手在桌子上，她顯着一種憂鬱的氣象而把身子屈向前面去。皇子溫順的觸着她的手。〕

服龍納茲基皇子

你知道你沒有比我更切愛的朋友的了。

寧 娜

〔留着心起來而縮回着她的手〕是的，那我知道的。可是我不能向你講着。

服龍納茲基皇子

爲什麼不能？

寧 娜

〔鬱悶的微笑着〕唔 你看，我知道你并不留心仔細聽的，當我在講着……他的時候。雖然你什麼也不說，可是我能看出我的句句話都是對你很傷痛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那是沒有法子的。寧娜彼脫羅夫娜，我不打算隱瞞着那事實；我愛你；而且現在，當你在非常孤獨的，非常不快的時候，我更加倍的愛你。自然那需要着一種奮勉，一種偉大的在我一方面要同情於你在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上面的奮勉。可是我非常的愛你 我平分你的悲哀，而且我打算要忘記掉，我有時當真的忘記掉 你是在爲一個和我一個樣子的男子傷心着。我知道你所受的一切痛苦，我要祈求上帝鑒着那，倘若我能夠的話，我要去救出他來。

寧 娜

〔把她的手給他〕謝謝你，皇子！

〔他吻着她的手而即刻棄開着。沈寂接着着。〕

寧 娜

〔胡亂地想着〕誰知道呢？也許那可以，倘若……

〔突然停止着。〕

服龍納茲基皇子

〔懇切的〕什麼？你說的什麼？倘若什麼？

寧 娜

〔沒有理會着他〕沒有什麼。〔她站起來，走至窗邊，凝視着昏黑。〕怎樣的昏黑呵！只有一綫光明可以看見！一個人永不會想那是晚上的時候。那是很像夜半。

服龍納茲基皇子

〔走近着她〕寧娜彼脫羅夫娜，你要說的什麼？

寧 娜

〔動着身子，可是沒有轉過來。〕沒有什麼。

服龍納茲基皇子

〔聲調不和的〕我懇求你說出來！那在我似乎……
唔，你不知道那在我是有着什麼意思的！寧娜彼脫
羅夫娜，說吧！

〔寧娜慢慢的轉着過來，可是卻並不響。〕

服龍納茲基皇子

〔伸出了兩隻手〕我懇求你，寧娜，看上帝的面上
吧！〔異樣的微笑着，寧娜放着她的手在他肩膀上，和順的拉着
他近來，凝視着他的眼睛，于是乎推着他轉去，就此，用兩只手遮着
臉，轉開去。〕

寧 娜

我是一個不德的，下流的婦人。

服龍納茲基皇子

寧娜彼脫羅夫娜！

寧 娜

〔懇求的〕離開我，我求你，離開我！看上帝的面
上，走開！我不知道我是在做着什麼，也不知道我
是在說着什麼！

〔停了一會之後，皇子凝視着寧娜而即刻懇切的拉着她到他
這邊來。〕

服龍納茲基皇子

那麼你愛我的麼，寧娜？〔寧娜，沒有抵抗着，閉着她
的眼睛，而無力的搖着她的頭。〕不麼？你不愛我麼？那麼，
這一切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寧 娜

〔搖惑着〕我說……

服龍納茲基皇子

什麼？我不明白……

寧 娜

我……

服 納茲基皇子

〔幾乎要駭着她〕什麼？是什麼？你是在難過着我！
你不愛我麼？

寧 娜

〔脫開着他，在她的眼睛裡有着一言宛惡的模樣〕不！我任
何人也不愛！我說我是不德的，下流的！可是現在
我告訴你，我赤誠的愛我的丈夫；我時常在想着
他 我不留神於你；你是對我很嫌惡的，可是……
倘若你要，我……

服龍納茲基皇子

〔走上前去〕寧娜！

〔她驚慌的避着到門邊。〕

寧 娜

看上帝的面吧，皇子！

服亂納茲基皇子

〔趕向着她去〕你為什麼使我難過得正像你自
己一般的？

寧 娜

那不是我的不好。我並不有意要這樣。

服龍納茲基皇子

〔捏着她的手腕而拉着她到他這邊去〕寧娜！

寧 娜

〔動怒的〕你敢麼！放我走！〔她衝着出去〕

〔皇子一動不動的坐着一刻，像暈去了的一樣。轉過身來，他
見着希門諾夫，他已不出聲的走了進來。〕

服龍納茲基皇子

阿！

希 門 諾 夫

給一回開頭是並不壞的，是麼？

服龍納茲基皇子

你說的什麼？

希 門 諾 夫

唔，沒有什麼！〔坐着而拿出着一只香煙盒子。〕實實的說來，那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不應該的；可是，總之，那只是自然……

服龍納茲基皇子

〔控制着他自己〕你說的什麼？

希 門 諾 夫

我說的呵。

服龍納茲基皇子

請問你，那是什麼？

希 門 諾 夫

那引動着你起興味麼？唔，你既然要知道……
第一，那女人是年輕的，可愛的，令人想念的。她的
丈夫是走出在戰場上。那全是很明白，不消說得
的。可是，倘若你問我的話，你在那所有的事情裏
頭的份頭簡直使得我不快！

服龍納茲基皇子

〔帶着一種鄙夷的神氣〕呵，當真的！

希 門 諾 夫

是的，而且我要更走上前說，你所佔的部份決
不是一種優美的。在此刻留着在你面上的神色，不
消說得是你實在的情感。倘若你喜歡的話，我要更

爽直的說。

服龍納茲基皇子

說你自己！我主張！

希 門 諾 夫

你可以儘照你所喜歡的主張，可是，倘若我願意的話，我只能夠關照你到陰間去！

服龍納茲基皇子

【動怒的走上前去】你敢麼！

希 門 諾 夫

文雅些，文雅些！

服龍納茲基皇子

我主張一種詳細道明白的話！

希 門 諾 夫

唔！你主張麼，你？唔，你知道得很底細的，就是她不愛你，只是她切愛她的丈夫。只有像你似的一個男性還非常迷戀着她。而且即使，在這回拒絕之後，你成功了得到那最佳的一霎時，我不能說我嫉妒你。你的地位會要比現在更其降低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譏諷的〕這全是發人深省的。我希望有一個機會和你在別的時候和別的地方討論着這事情。

希 門 諾 夫

阿哈！一種辯論麼？那種玩意兒還是免吧。雖然那是接戰的時候，可是我却是一個寧願給有些更高興的事冒我的生命的險的人。

服龍納茲基皇子

所以你拒絕麼？

希 門 諾 夫

是的，我拒絕。我實在不情願和你辯戰一場，而且讓我豫先警告你，倘若我受到你些隨便什麼胡鬧的事的話，我隨時要爲着我動起照例的自衛的手段。再是接戰的時候，你知道！

服龍納茲基皇子

[冷嘲的]一管手鎗麼？

希 門 諾 夫

是的，一管手鎗，而且又是一管非常好的手鎗 陀威給我的。[轉換着他的聲氣] 所以，倘若你竟觸怒我的話，我便要把顆子彈穿過你的腦壳，正如我現在說着一樣的輕便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那我們看好了。

希 門 諾 夫

是的，我們看好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無論如何，我總想告訴你，希門諾夫先生……

〔一陣門鈴響。希門諾夫走着出去，手裏捏着一個電報回進來。他顯着憂悶的樣子。〕

服龍納茲基皇子

〔繼續着〕我只要說……

希 門 諾 夫

看這裏，皇子，這些我們還是在別的時候講吧。這裏有一個電報呢！〔走至門邊而呼喊〕彼得伊凡諾維契！彼得伊凡諾維契！有什麼事情麼？你們都睡了麼？〔向皇子〕我要告訴你什麼呢，皇子……

服龍納茲基皇子

〔輕淡的〕請問你說的什麼？

希 門 諾 夫

〔不留意着別人的色樣〕唔，就是這。我不歡喜這個電報的樣態。

服龍納茲基皇子

〔慌張的立起來〕一個電報麼？

希 門 諾 夫

那是從……拍給彼得伊凡諾維契的。我想我們必須得先看牠一看。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的……可是……

希 門 諾 夫

呵！那是不用“可是”的！我無須出以納罕的心來拆開牠的，可是假使有事情已經發生了呢？倘真那樣，那我們就隨便怎樣可以通報那訊息給他們了。〔他拆開着電報，非常端莊的看着，而遞給皇子。〕那正是我所猜料的。

〔慌張的轉過身來。〕

服龍納茲基皇子

〔讀着電報，顯着出驚的樣子。〕啊天哪！叫我們怎麼好？那是說的什麼呵？

希 門 諾 夫

〔仍然他的背朝着皇子〕說的？爲什麼，就是他被殺死了。被殺死了，那就是了！〔突然轉過身來，他奪取着那電報而塞入衣袋裏。〕這簡直是怎樣的悖謬呵！像那樣的立着在那裏有什麼用處？去告訴寧娜彼脫羅夫娜呀。她會能夠有比我們更好的辦法的。我要通報那訊息給寧娜。你爲什麼不去呢？

〔皇子走着出去。〕

希 門 諾 夫

可憐的伏洛迪安！竟到陰間去了！

〔立着在中端，聚精會神在思索的樣子。一種尖徹的叫喊從門外傳進來可以聽到。皇子急忙！走着進來。〕

服龍納茲基皇子

她偷聽我呢！

希 門 諾 夫

誰偷聽？沃爾迦彼脫羅夫娜麼？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的。當我在告訴着寧娜的時候，她偷聽我！
我們最好請個醫生來吧。

希 門 諾 夫

那鬼怪叫一個醫生能做什麼呢？亞雪安馬上
就會來的。

[門外叫喊着。沃爾迦彼脫羅夫娜趕着進來，她的花白的頭髮
完全披散了，寧娜緊隨着，她竭力在安慰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寧 娜

媽媽，最親愛的！看上帝的面上！……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騷亂的]那裏……在那裏?那是不確的!被殺死了麼?伏洛迪安被殺死了麼?那是不確的![乏力地。寧娜和皇子攙她在一把椅子裏。寧娜,流着淚,擁抱着她的母親。]

寧 娜

媽媽,最親愛的!別,別!放寬吧!別着急!

[彼得伊凡諾維契急急的走着進來,而用着穩重的脚步走近着沃爾迦彼脫羅夫娜。他的面上蒙着一層冷冷的表情。]

彼得伊凡諾維契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抗癱的握緊着她的手]彼得伊凡諾維契!那是不確的!那是不能相信的!伏洛迪安被殺死了麼?彼得伊凡諾維契![倒着在他的頸項上,可是即刻推他回去,而脫開着寧娜。]那是不確的!那是不能相信的!由我一個人

吧！〔猛撲至一只牆角邊，跪下着，隨即倒下着身子，用額角撞着地板。〕我的上帝呵！我的上帝呵！

〔彼得伊凡諾維契坐下在一把椅子裏，坐在棹子上，掩藏着他的面龐在他的手裏。亞雪安出現着在門口，穿戴着她的外衣和帽子。見着沃爾迦跪着在祈禱，她便站着不動，她的手無力的落下在她的兩旁。〕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祈求着〕他們已把我的親愛的小伏洛迪安殺死了！我的伏洛迪安！呵，上帝，救助我！救助我，主啊！〔見着亞雪安。〕雪安！我的亞辛加！我們的伏洛迪安死了！他們已把伏洛迪安殺死了！〔爬走着到亞雪安處，拿着她的手而不住他吻着。〕他們已把他殺死了！亞雪安！亞辛加！我們的小伏洛迪安死了！我的上帝呵！我的上帝呵！

〔亞雪安無活氣的立着在那處，睜開着很大的眼睛。寧娜向前倒下在棹子上，啜泣着。希門諾夫和皇子立在旁邊，看着底下。彼得伊凡諾維契，坐在桌子上，用他的手遮掩着他的面龐。〕

— 幕下 —

佈景：

黃金色的秋天。景色與在第一幕裏相同。樹葉子都漸漸地從樹上落下來。從樹枝望過去都空洞洞的，可以看見小城市裏的屋頂和禮拜堂。彼得伊凡諾維契坐在洋台上，穿着他的一套舊軍服和戴着一頂帽子，這他已拉落在他的耳朵上。在他旁邊放着一份報和一只煙盒，可是他却并不看也不吸，只是坐着在那裏，沈思着，昏迷着，絕望着。寧娜並不悲哀的樣子，只是穿着華美的衣服，似乎要解解悶出去遊玩的樣子。她看來似乎非常快樂；可是因為看見着彼得伊凡諾維契，她的面龐便變成着很嚴肅的了

寧 娜

一切由於你自己的，照常吧，親愛的爸爸！〔擁抱着他。〕來快活點吧！你要使得你生病了。那是沒有辦法的。我們永遠不能使他活過來的。

彼得伊凡諾維契

〔有些甦悟的樣子〕那是完全不錯的。我只不過想

在這裏靜靜的坐一會吧了。真是奇怪的天氣，是不是？我已看過報紙。據說利伏夫已經佔領了。你可曾看見麼？

服龍納茲基皇子

〔口啞啞地〕呃……是的……呃……我曾經這樣的……我……呃……看到過……呃……自然……

寧 娜

〔和順的〕可是，我的親愛的爸爸，利伏夫是佔領了已很長久了呵！你不記得了麼？

彼得伊凡諾維契

〔切心的〕什麼？他們早已取得了的麼？在什麼時候？我並不曾知道。

寧 娜

〔凝視着皇子〕呵！你必定是已經忘記了，爸爸！

彼得伊凡諾維契

也許我是忘記了吧。

寧 娜

(感歎着)自然是你忘記了。你萬不可時常像這般的任憑你自己。你當真萬不可的。

彼得伊凡諾維契

唔!那沒有什麼的!你可還記得,寧娜,伏洛迪安從約洛斯拉夫寫信來?

寧 娜

是的,是的,爸爸我記得的。可是我們萬不要想起那。

彼得伊凡諾維契

[一種低低的聲調]不,不;自然我們萬不要。

寧 娜

那只不過是激擾着你吧了。我們能有什麼法子想，爸爸？也並不單單只是我們的伏洛迪安一個人，許多，許多已死了。

彼得伊凡諾維契

〔帶着一種呆頓的表情〕是的，許多，許多！那是沒有辦法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安慰的〕況且華雷迪密爾彼脫羅維支的死又是一種可羨慕的。〔彼得伊凡諾維契看來似乎驚訝的樣子。〕他死的有如一個英雄一般的。這，我想，必定可以使得你快慰些的吧，雖然那只是一種不足稱道的。有一個在同一的陣裏受傷了的軍官告訴我，倘若華雷迪密爾彼脫羅維支不那樣的話，怕全軍會要覆沒了的。

彼得伊凡諾維契

〔皺着他的眉〕阿哈！是的……是的……我知道……

服龍納茲基皇子

〔繼續着〕他說，雖然可怕的炮火飛着過來，華雷迪密·彼脫羅維支却從不曾有一次退避過，只是鎮定的上去指揮着他的部衆。

彼得伊凡諾維契

〔立起來〕是的，是的，我知道！他死的有如一個英雄一般的。我一定要稱贊他的。伏洛迪安死的有如一個英雄一般的。我的親愛的先生，我知道的！一個英雄，一個英雄！除出那沒有別的可說的。沒有別的！請原諒我！

〔迅速的和神經質的退入屋內。寧娜和皇子看着他去。沈寂。〕

寧 娜

〔一種低低的聲調〕你萬不可提醒爸爸，他自從伏

洛迪安的死以來，已變成怪稚氣的了。那已全然催損了他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傷心的]是的，我很明白的，寧娜彼脫羅夫娜，

寧 娜

[坐下來]爸爸受不住聽着提起伏洛迪安的。你知道，自從那可怕的時候以來，他從不曾流過一回眼淚。他從不曾說起着；可是他的這樣子的緘默，也許比較最傷心的哭更着實可慘吧。我不能告訴你，看着他像這模樣，那是怎樣的悲痛。呵上帝啊！這場可怕的戰事究竟要到那時候才了結呵？我猜想，因為一切這傷心和痛苦的緣故，那些造成了這回戰爭的人，怕總會要受到懲創的吧？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的，我想他們總會要受到的。

寧 娜

過了一切的這些恐怖之後，還永遠會有別的戰爭麼？難道人民又要給屠殺，而又不得不去死麼？他們可會永遠明白，永遠確認識，他們是在幹着什麼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也許吧。誰知道呢？

寧 娜

希門諾夫在昨夜說，戰爭是永不會告滅跡的，因為牠們並不是在背叛着人類的本性，只是帖服於牠的。這是當真的麼？

服龍納茲基皇子

那是一樁關於爭辯的事情。

寧 娜

我可不明白有什麼可爭辯的。倘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人類必然是要統統殲滅的了。那便沒有生存的權利了。

〔皇子聳着他的肩膀。沈寂接着着。〕

寧 娜

這裏四周的一切是怎樣的美麗呵！飄落着的樹葉子，令人酥軟的陽光；這樣子的寧靜，這樣子的可愛！哦！我時常很快樂呢，皇子！媽媽對我說我已經忘記了可憐的伏洛迪安，而責我不哀傷着。可是難道墨黑的衣裳就會把他活過來的麼？我從不記着那親愛的孩子，只是眼淚却時常來到我的眼眶裏。可是我現在却仍然很快樂。或許我是自私的，愚蠢的吧，可是我却確是很快樂。當那電報從華雷迪密爾拍來的時候，我幾乎要發狂了！我想要舞唱起來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懷然的〕我敢說你是那樣的。可是將這一切來

告訴我，你難道不覺得是非常顯出兇殘的麼？

寧 娜

是的，是的！請饒恕我吧，皇子！我因為太快樂了，所以竟忘却了。請饒恕我吧！〔把她的手授給着他。〕

服龍納茲基皇子

〔沒有接着她的手〕我沒有發怒的權利，而且我也沒有什麼要饒恕。因為我要把我自己穿進到你的生活裏，所以我不能期望有任何事情臨到你上頭來。

寧 娜

〔悽然的微笑着〕你為什麼說那，皇子？你很仔細明白我是非常的喜歡你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悽然的〕謝謝你。那是最高興的，我可以斷定……可是那並不是我所要的。

寧 娜

〔傷心的〕可是叫我做什麼好呢？

服龍納茲基皇子

沒有什麼，我們不能走入那裏頭去的。我現在所要向你說的一切就是這：當一切還仍然那樣不確定的時候，我決不離開你。我有一個想望，就是我可以能夠替你效些勞；那樣可以安慰安慰你，知道在你的悲痛中，你還有個人在手頭，他是願意替你做任何事情的……

寧 娜

〔一種壓抑的聲調〕那樣我是最感激你的，皇子！

服龍納茲基皇子

〔繼續着〕可是現在，事情已經變花樣了。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就要到家裏來了。他的傷明明白白的一定是很輕的，因為他不曾提起了牠。所

以我覺得，現在我的好意是大可以不必的了；自然，那只不過使得他和使得你討厭吧了。

寧 娜

〔悽然的〕那麼你可要辭去這裏了麼？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的；我今夜要離開莫斯科……也許我永遠不會再看見你了。

寧 娜

（停了一會之後）是的……唔，你或許是不錯的。也許那是較好吧，你走離出去。

服龍納茲基皇子

〔淒涼的〕可是你難道只對我說聲再會麼？

寧 娜

〔帶着一種絕望的姿勢〕別的我能說什麼呢？

服龍納茲基皇子

聽仔細！告訴我，寧娜！答應我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後的一次，呼你寧娜，雖然我曾經時常在我的心坎裏那樣的稱呼你……

〔寧娜看着底下，這時她握握放着她的手。〕

服龍納茲基皇子

〔繼續着〕告訴我，現在……你可曾一向從別方面想過？別讓我的發問震駭你。我只不過要問問這吧了；因為那會使得我容易說再會的，倘若我能夠得到劫奪了我的生活的只是命運的一種惡作劇，及其佔住了在你裏頭的部份並不是一種全然好笑的那影像的話。別太折倒着呵！〔神經質的笑着。〕

寧 娜

我不知道，我幾乎不能講出……

服龍納茲基皇子

你的意思……就是……

寧 娜

〔堅決的〕仔細聽我，皇子！你曾經爲我盡了許多力，我非常的感激你，所以我要……〔躊躇着。〕是的，我要把實在的情形告訴給你。其間我曾經有過愛你的片刻的！

服 納茲基皇子

寧娜！（他執着她的手。）

寧 娜

〔縮回着她的手〕可是那都是脆弱的片刻，是在當我感得孤獨的，和悲痛的，想着我永不會再看見華雷迪密爾了的時候。我只不過是一個女人吧了，皇子，“一個尋常的女人，”像你有一次所說的，倘若你還記得的話！我不能沒有愛情生活着……而且……當我以爲華雷迪密爾或許已戰死了的時候……我知道那是不該的，那是下賤的；可是我却……

服龍納茲基皇子

你的意思就是……倘若……

寧 娜

[驚慌的盯着他]皇子……你萬不可那樣說的！那
只不過是些強過我的什麼吧了……我是下賤的，
我知道……不德的；我應得受人看不起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那或許是的。可是我却正如你一樣的愛你；而
且現在，更比尋常愛你！

寧 娜

[突然立起來]再會吧，皇子！我們萬不可再講着
這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一句話，寧娜！一句話！你的意思就是，倘若你

的丈夫戰死了，你……

寧 娜

〔隔了一會之後，急快的〕哦……是的！

〔她轉着開去，不安着。〕

服龍納茲基皇子

阿哈！人生真是什麼似的一種渾亂呵！樁樁事情都是那麼樣拙笨的接排了的，那麼樣完全是一種機運的事情！同時却有別的幾千人已戰死了在這回戰爭裏了……

寧 娜

〔驚慌的樣子〕皇子！

服龍納茲基皇子

爲什麼要懼憚口說着的話呢？尤其倘若牠們是顯示出真情的？我爲什麼要說一句假話或使得你相信呢。當這個在你是非常的快樂 在我却是一

切我的愛情和快樂的希望的墳墓的今日？倘若你能就這樣的爲着別的一個人而輕輕丟開我，我爲什麼還要懇求呢？仔細聽吧。當你在不安的細檢着那已戰死了的人名表，恐懼着的在裏面查覓你的丈夫的名字的時候，我很切望着呵！

寧 娜

〔恐懼的樣子〕你的意思可就是說你曾經那樣的麼，皇子？怎樣你能這樣的不良呵？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不良於愛情麼？

寧 娜

從不敢稱牠爲愛情的！你是誰對我講愛情？

服龍納茲基皇子

〔爲難的樣子〕寧娜！

寧 娜

對於你我不是寧娜！你怎樣敢用那個名字來稱呼我？你愛上了我！哈！哈！哈！你所要的是一個標緻的女人呵！你可猜想像你這樣的人，是有資格愛着任何人的麼？聽仔細。我從不曾，從不曾有一刻功夫愛你過！現在走吧！你聽見我麼？走！

〔急急的退入房內。〕

服龍納茲基皇子

寧娜！

〔非常驚訝的樣子一動不動地立着一刻，於是便堅決的走向門去，正在這時亞雪安和希門諾夫碰見他。亞雪安顯着極哀傷的樣子。希門諾夫佩着一個紅十字勳章。〕

希 門 諾 夫

阿！是你，皇子！你走了麼？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的。再會，亞歷山特拉伊凡諾夫娜！

亞 雪 安

〔機械的〕再會。

希 門 諾 夫

爲什麼再會？你難道要離開到別處去麼？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的；我今夜要離開莫斯科。

希 門 諾 夫

呵！你？嘿！唔，也許那是最好的吧！

服龍納茲基皇子

我必須得的。

希 門 諾 夫

那麼，再會！別忘記我們。我們也許不會再碰

見了。

服龍納茲基皇子

不。

希 門 諾 夫

唔，再會！

〔他們握着手而走着。這時皇子要走了，希門諾夫阻着他。〕

希 門 諾 夫

一刻功夫，皇子！我爲着你很難過。我很愉快你有這種意志和自持的力量，我一向以爲你是一個沒出息的傢伙，可是我現在能夠明白你確鑿已受了許多痛苦了。饒恕我以前所說了的，並領受我的最好的企望。

服龍納茲基皇子

〔冷嘲的〕非常感激你。多謝多謝。再會！

〔他們握手。皇子走着出去。〕

希 門 諾 夫

〔向亞雪安，她是在洋台上〕亞雪安！等一會吧！

亞 雪 安

什麼？

希 門 諾 夫

唔！你知道！讓我們在這裏坐下一刻吧。屋子裏是非常沈悶的。一個人幾乎不能透氣的。彼得伊凡諾維契從不曾開口說過話；沃爾迦彼脫羅夫娜只是哭泣着；寧娜却幾乎快樂得發傻了。他不要我們；所我們還是坐這裏吧。

亞 雪 安

很好。〔她走下石級，坐着在樹底下的長凳上。〕我只要看看媽媽怎樣的……

希 門 諾 夫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麼？

亞 雪 安

是的，媽媽，她萬不可長是由着她一個人去的。

希 門 諾 夫

你叫她媽媽麼，你？

亞 雪 安

是的。

希 門 諾 夫

嘿……唔……〔停了一會之後。〕所以皇子走了！或許也是一樁很好的事情吧！那全然會要成爲當真最悖謬不過的。倘若不是這樣的痛心的話。人生真是什麼似的一種渾亂呵！悲劇和喜劇并演着。就是那些極可笑的人，也脫不出全部上演裏的一個角色的。

亞 雪 安

那些可笑的人是在那裏插入的呢？

希 門 諾 夫

〔譏笑的〕是的，而且講到我們是什麼呢？那豈不尤其是一場趣劇麼？

亞 雪 安

請你別開首就講着那，希門尼古拉伊維奇。

希 門 諾 夫

我原並不要這樣，可是我沒法想，

亞 雪 安

那是很煩躁的。

希 門 諾 夫

在你是煩躁的，可是在我却是非常痛心的。■

我什麼好呢？你看，皇子是走了。唔，那意思就是說，其中本是有可相互和洽的。可是因為我們和旁人間是永遠不能相互瞭解的。

亞 雪 安

(抑鬱的)實在的，生尼阿，我不知道其中竟還有更多可說的呢！我們曾經時常討論過那樁事情，可是却全沒有目的的。

希 門 諾 夫

你這樣的想，可是我却覺得其中還有些事可說的；或許竟是最重要的事呢。

亞 雪 安

很好，那麼，說吧！

希 門 諾 夫

那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容易的。

亞 雪 安

那麼別說了吧，

希 門 諾 夫

算了吧！你無須像那樣的阻擋掉我的，我真忍不住要直呼你是個心硬的人了，亞歷山特拉伊凡諾夫娜。

亞 雪 安

那麼，說呀。

(沈寂。希門諾夫咬着他的鬍鬚而為難地望着亞雪安。)

亞 雪 安

說呀，怎麼？我決定要走了。

希 門 諾 夫

一刻功夫！留心聽我，亞雪安！

亞 雪 安

我留心着。

希 門 諾 夫

(堅決的)我知道你是非常不快樂，所以我……唔，我沒有什麼給你。單是這……呵！我爲什麼要浪費說話呢？讓我直截告訴你吧。我愛你，而且我只有一個極短促的時候可活了。

亞 雪 安

你可知道，生尼阿，你時常嘮叨不停着你的死，可是我自始就不相信！在近三年裏你時常告訴我你要死了。

〔她轉着開去。〕

希 門 諾 夫

因爲我現在還沒有死，求你讓我賠個不是吧。那實在不是我的不好。

亞 雪 安

又是那種話！那種話！那種話究竟有什麼用處呢？

希 門 諾 夫

那種話全是用於同一個目的的。

亞 雪 安

〔阻擋的〕算了吧 希門尼古拉伊維奇！

希 門 諾 夫

可是……倘若我愛你的話！

亞 雪 安

唔，親愛的！這竟是怎樣的討厭呵！〔生氣的。〕你
一只腳已經踏到在墳墓裏了，希門尼古拉伊維奇。
你還講着愛情呵！〔立起來。〕

希 門 諾 夫

〔怒不可遏的〕我已經踏到在墳墓裏了？唔，也許我已經踏到在墳墓裏了吧；可是現在你的伏洛迪安却已經在他的墳墓裏有好久了。

亞 雪 安

〔放聲一嘆〕！呵！生尼阿！〔她坐在長凳上，用她的手遮掩着她的面龐。希門諾夫，惶遽不安的，望着她。〕

希 門 諾 夫

亞雪安！亞雪安！饒恕我吧！我並不是打算……

亞 雪 安

〔立起身來〕那不關的！〔緩緩的走着向房屋去。希門諾夫絕望的跟隨着。〕

希 門 諾 夫

亞雪安，我賭咒我從不要打算說那！

〔寧娜出現着在洋台上。〕

寧 娜

呵！你又在那個地方！皇子在那裏？他已去了麼？

希 門 諾 夫

是的，他已去了。

寧 娜

〔聲調略帶哀婉〕呵！……唔，希門尼古拉伊維奇，你到車站上去過了麼？（這時亞雪安經過着的。）什麼事，亞雪安？你看來似乎很異樣的。可有了任何事情了？

亞 雪 安

不，沒有什麼事。我有些頭痛，就是了。

〔退入屋內〕

寧 娜

[向希門諾夫]那麼你還不曾到過車站上去麼？

希 門 諾 夫

不，我已打了電話去問過車子。要到三點鐘才到。

寧 娜

可是你說是兩點鐘啊？

希 門 諾 夫

是的，時刻表上寫了兩點鐘，可是那站長告訴我說要遲一個鐘頭。火車已經有好久不照常規開行着的了。

寧 娜

所以你不去了麼？

希 門 諾 夫

不。因爲除出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之外，不會有別的人的。

寧 娜

我決自己去，可是〔微笑着〕天知道，倘若我自己去，會要生出什麼來的呵！我定會要像一個傻婆樣的！于是，我便會有些覺得他是十分願在家裏會着我的。於是便沒有人釘視着我們了。

希 門 諾 夫

〔冷淡的〕正是的，再者，皇子已答應了用車子去會他而順便帶着他到家裏來。

寧 娜

呵！皇子說……

希 門 諾 夫

是的；他說他自己要去同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寧 娜

他怎樣的誠摯呵！他是這樣的一個好人呵，是不是，希門伊古拉伊維奇？

希 門 諾 夫

誰？皇子麼？呵！唔，是的……他不是一個薄情的人。這樣，你就站在這裏等他們來麼？

寧 娜

是的，我不能……〔呆笑着。〕我很惶恐，你知道。

希 門 諾 夫

惶恐什麼呢？

寧 娜

你知道，我惶恐那，倘若我忽然的……他的

傷……

希 門 諾 夫

那有什麼要惶恐的？根據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在他信裏所說的，他很好的，那意思就是說他的傷是很輕的。倘若那是有什麼要緊的話，他早已會爲着安頓你了。

寧 娜

〔微笑着〕我知道那是沒要緊的，可是，卻仍然……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只是惶恐……

希 門 諾 夫

呵，唔，倘若你覺得那樣的話，那還是站在這裏好。

寧 娜

〔坐着在欄杆上〕坐下一刻吧，希門尼古拉伊維奇。爲着種種的原因，我只單單熬不住贖下一個

人。亞雪安是在當心着媽媽。

希 門 諾 夫

很好；我就坐下在這裏吧。〔坐着在寧娜對面。〕

寧 娜

〔愁悶的〕我們又要團聚在一塊兒了，是不？

希 門 諾 夫

不是我們全體。

寧 娜

不，不是全體。可憐的伏迪洛安！可憐的陀威！我于我自己是很快樂，可是我幾乎覺得這樣很不好意思。一想到媽媽，亞雪安，和爸爸，就要使得我傷心。

希 門 諾 夫

是的；你真運氣。

寧 娜

可是仍然，華雷迪密爾已受傷了。

希 門 諾 夫

受傷了，是的；可是那傷是會醫好的。實際，那倒是一種益處，因為要不然，他也許會戰死了在長途的征役裏的。爲着那就卸去一向有關於他的職務。倘若他要回到戰場去，他們也許不會收納他的。那時候，戰爭也就要停止了，你們就可安逸的一同過活了。像一個聖喬治的教士一樣，他已獲得種種順利的幸運了。你們就要去住在彼得格拉了。我不能用了那個新的名稱。

寧 娜

[微笑着]我決不答應他回到戰場上去。讓別的人去吧。他已盡了他的本分了。

希 門 諾 夫

是的，可是也很光榮的呵。

寧 娜

(自傲的)呵！希門尼古拉伊維奇，你可知道我是怎樣的快樂呵，怎樣的快樂呵！

希 門 諾 夫

[同情的]願你時常那樣！

寧 娜

[惱恨的]媽媽因為我不悲感着很生氣。其實並不是我已忘了可憐的伏洛迪安，只是剛巧今天，唔，那是獨獨不可穿黑的呀！我覺得很快樂，我怎麼能穿上縐紗呢？

希 門 諾 夫

並且那也無補於事實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走着出來到洋台上。她的神情愁眉不展地，她的面龐起了皺紋，她的頭髮已發白。亞雪安跟隨着。]

寧 娜

媽媽來了！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憔悴的〕好呵，希門尼古拉伊維奇。你沒忘記過我們，那是很好的。〔坐在最高一級的石級上。〕你看寧娜，他已忘記了可憐的小伏洛迪安了！忘記了他了！

寧 娜

〔生氣的〕呵，媽媽，我不會忘記了他！你不明白

.....

沃 迦彼脫羅夫娜

是的，是的，你已忘記了他了！別說你不曾！

寧 娜

〔生氣的〕很好，那麼，我就去穿上我的黑衣裳

吧。你還要我做別的什麼呢？

亞 雪 安

寧娜！

寧 娜

叫我怎麼好呢？終日只是這樣的！〔轉着開去。沃爾迦帶着忿怒的眼望着她而搖着她的頭。〕

希 門 諾 夫

〔打算轉換題目〕你今天覺着好點麼，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好點？我還會好點麼？並且那又有什麼要緊呢？我的小伏洛迪安已死了呵！〔哽咽着。〕

亞 雪 安

〔坐下在沃爾迦旁邊〕別哭吧，親愛的媽媽！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撫摩着亞雪安的頭髮〕我還有我的小亞辛加！她不會忘記了小伏洛迪安！我們兩個要住在一塊，好麼？可憐的小寡婦呵！〔沈寂。〕

希 門 諾 夫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即刻就要到這裏了。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她的眼裏帶着一種兇惡的模樣〕阿不錯！他就要來了。那是很好的。可是小伏洛迪安卻不來了！我們的親愛的伏洛迪安，他是不來了！你可還記得你怎樣的叫他們爲大伏洛迪安和小伏洛迪安麼？唔，現在，大伏洛迪安到家裏來了，可是卻沒有小伏洛迪安再回到我們這邊來了！（亞雪安哭着。）

寧 娜

媽媽，你爲什麼時常那樣的攪起她的悲愴？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我並不攪起她。我是攪起你的悲愴麼，亞辛
Ⅱ？

亞 雪 安

〔竭力着止住她的眼淚〕不，不，媽媽！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呵是的！大伏洛迪安要到家裏來了。

寧 娜

〔雙着她的肩膀〕媽媽，你說的似乎你很高興他
不曾戰死了的。般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停了一會之後〕他遭着難於我沒好處的，寧娜。
只是我不能忘記伏洛迪安呵！

寧 娜

我們也不能，親愛的媽媽。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不，不，那於你是兩樣的。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要來了，所以你立刻就無憂無掛的很快樂了。你們兩個年紀都很輕，所以還有許多年好活呢；可是在我和彼得伊凡諾維契卻只賸下了一樁事情——死。

寧 娜

那麼我不復是你的女兒了麼 媽媽？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沒有理着，用一種輕低的聲調]他們已把我的伏洛迪安殺死了！他們已把他殺死了！

加 西 亞

〔在門口〕我好安排起棹子來了麼 太太？

寧 娜

〔趕速立起來〕是的，自然 那是兩點鐘了。我要照管種種事情去，媽媽。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機械的〕是的，去吧，去吧！〔寧娜偕加西亞走着出去〕
寧娜是在恨窮我，他不要我！

亞 雪 安

呵，媽媽，你不要那樣的說！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唔，別的我能說什麼呢？她是年紀還很輕的；我只不過造成她的苦痛吧了。

亞 雪 安

哦！可是她卻正同一向一樣的非常愛着你哩。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是的，我知道她愛着我。可是沒有個人會像伏洛迪安那樣的非常愛我的。

亞 雪 安

那麼我呢，媽媽？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你是一個可愛的，很好的小東西，可是仍然你不是我們中間的一個。你會要忘記了伏洛迪安，而再嫁的。

亞 雪 安

不；那永遠不會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搖着她的頭〕只有上帝知道吧，亞辛加！只有上帝知道吧！

【聽見遠遠的一輛汽車喇叭的聲音。】

希 門 諾 夫

(站起來)哈!他們已到了這裏了麼?

亞 雪 安

我可不能說。你覺得那是車子麼?

【他們走下石級去。】

亞 雪 安

是的,他們是在這裏呢!雪陀倫珂來了!寧娜!
寧娜!

【奔回屋裏去,可是却停步着。變成冷淡的樣子而微笑着。雪
陀倫珂,帶着行李,出現在門口。】

希 門 諾 夫

好呀,雪陀倫珂!

雪 陀 倫 珂

好呀，先生！〔他放下着全副行李。〕

希 門 諾 夫

可是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呢？

雪 陀 倫 珂

他剛到。車子不能駛上小路來。

〔皇子匆促的走着進來，看來似乎失色和慌亂的樣子。他帶了一個軍醫隊裏的人和一個兵。看着希門諾夫，他執着他的手而拉他在一邊。〕

服龍納茲基皇子

〔用一種輕低的聲調〕報告那訊息給寧娜吧，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受傷得很重的。

希 門 諾 夫

〔憂悶的〕什麼 受傷得很重的？可是……

服龍納茲基皇子

〔趕速的〕他不要寫……〔用一種低低的聲調〕他已沒有兩條腿了。

希 門 諾 夫

〔移着身子回轉去〕不會的吧！〔向亞雪安。〕亞雪安！

亞 雪 安

〔她已不期而聽着了〕是的，是的，我要去。

〔退入屋裏〕

服龍納茲基皇子

車子不能駛上這裏來。我們必須得要拿一把椅子去……

希 門 諾 夫

一把椅子？你是說呵！（望着花園裏的椅子。）

〔隨從來的一班人帶着把椅子出去。皇子跟隨着他們，於是又回轉來。〕

服龍納茲基皇子

(向希門諾夫)請你去照顧照顧事情吧。我要站在這裏……

希 門 諾 夫

是，是。出。]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興奮的]什麼，皇子？可是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很利害的麼？

服龍納茲基皇子

是的。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

可憐的寧娜呵！是什麼的？他的情形是什麼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他已經沒有兩條腿了。

〔沃爾迦彼脫羅夫娜悲哀着她自己而坐下在她的坐位上。彼得伊凡諾維契急忙地進來，寧娜跟隨着，她趕過着他。亞雪安又回來着。〕

寧 娜

〔在舞台上〕皇子，是什麼樣子的？華雷迪密爾……傷的很危險的麼？告訴我！告訴我是什麼情形的？

服龍納茲基皇子

寬心好了，寧娜彼脫羅夫娜。沒有什麼的。

寧 娜

〔奔進花園裏去〕他在那裏？我能在那裏見到他？

服龍納茲基皇子

他是要抬了到這裏的。別去！

寧 娜

【喫驚的樣子】要抬了的麼？

【皇子望着開去，而走着至門口去，那班人抬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在椅子上進來。他看來很乏力和憔悴的樣子。他的腿用一條粗氈纏掩好。望着寧娜，那班人放下了那把椅子。粗氈脫落着，顯出着兩沒不成樣的用白的繃帶纏好着的殘肢。】

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

【伸出着他的手】寧娜，我的小小寧娜！

【寧娜喫驚的樣子畏怯着他，而倒回着在皇子的臂膀裏。】

——幕下——